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39n1785

金光明經文句

隋 智顗說　灌頂錄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  - 序品
  - 釋壽量品
  - 釋懺悔品
  - 釋讚歎品
  - 釋空品
  - 釋四天王品
  - 釋大辯品
  - 釋功德天品
  - 釋堅牢地神品
  - 釋散脂鬼神品
  - 釋正論品
  - 釋善集品
  - 釋鬼神品
  - 釋授記品
  - 釋除病品
  - 釋流水品
  - 釋捨身品
  - 釋讚佛品
- 卷目 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  - 6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785 [cf. Nos. 663, 1786]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一

隋天台智者大師說

門人灌頂錄

此四卷文，總有十八品，舊來分割盈縮不同。江北諸師以初品為序，〈壽量〉下訖捨身為正，〈讚佛〉為流通。正文又三：〈壽量〉下是正說，〈四王〉下大誓護經，〈除病〉下大悲接物。江南諸師以初品為序，〈壽量〉下為正，〈四王〉下十三品為流通。真諦三藏分新文二十二品，初品為序，〈壽量〉下至〈捨身〉十九品為正，後兩品為流通。真諦釋云：「〈壽量〉明師果，〈懺〉、〈歎〉兩品明弟子因，〈授記〉是弟子果，〈除病〉是師因，〈四王〉下正論力用。前師果弟因既為正，後師弟因果何得為流通邪？」今師謂：分文本是人情。人情咸謂：序未辨道，流通歇末不得論師弟因果。是義不然，夫三段者不可杜斷隔絕，序本序於正通，序則有三義；正本正於序通，正亦三義；通本通於正序，通亦三義。上中下語皆善故。又眾生得道根性不定，何容序無滋味、流通歇末邪？既不歇末，說師弟因果亦應何妨？如序中說正，亦應無妨。流通中有正意，彌是督勵宣行，不乖經意。又《法華》中明，阿私仙是師因，持品授弟子果記，諸師咸判是流通。此有其例，於義無妨。與奪由人，不須苦執也。今從「如是我聞」入〈壽量〉，訖天龍集信相菩薩室，為序段；從「爾時四佛」下，訖〈空品〉，正說段；從〈四王品〉下訖經，流通段。序者，序將有利益。正者，正當機辨道。流通者，流名下注，通名不壅，欲使正法之水從今以注當，聖教筌罤不壅於來世。經曰「上中下語皆善」，即此義也。疑者云：序分何得入正品中？眾經例爾。如《維摩》無序品，序在正說中；《大品》正說在序品中；《涅槃》序分入正品中。眾經皆然，不以為疑，何獨惑此？斯乃出經者意，為四佛斷疑孤然而起其文嶄絕，引序分安〈壽量〉中。今從義便，不得齊品分割也。序有三義：一次緒、二敘述、三發起。次緒者，居一部之初冠、眾說之首，故言次緒。敘述者，敘於方將、述於當益，故言敘述。發起者，發其信心、起於教也。一段經文含此三義，故題為序品。品者，梵語稱為跋渠，此為品也，品是類義。此中文句氣類相從，節之為跋渠。例如律中有篇聚、毘曇有犍度爾。從「如是」下，是次緒；從「是時如來」下，是敘述；從「其室自然廣博嚴事」下，是發起。次緒之序，舊云五事；地人開佛，是為六事。此經天龍集信

相室，不聞前序、不聞後夢，亦得是同聞，亦得是非也。同聞眾少不次第(云云)。此之五六，亦名印定序，三世諸佛經，初皆安「如是」故。亦名通序，與諸經同。亦為通名，作本故。亦名經後序，結集者所置故。亦名經前序，遺囑令安故。亦名破邪序，對破外道阿漚故。亦名證信序，令聞者不疑故。天台師云：總此六說，都是四悉檀意也。諸佛諸經同，是世界悉檀也；經前經後為利來世，是為人悉檀也；對破外道，是對治悉檀也；信順無疑，是第一義悉檀也。舊解如名不異，是曰無非。阿難所傳文句似瀉水分瓶，與佛一種，故不異稱如；文下之理允當無謬，故無非曰是。略而言之，文如理是。肇師云：「如是者，信順之辭也。信則所聞之理會，順則師資之道成。」真諦三藏云：「如是者，決定也。數決定、理決定。佛說此經有若干文句，若多成增謗、若少成減謗，阿難傳之如瀉水，不多不少，故數決定。佛說無相之理不有不無，若有墮增、若無墮減，阿難傳之無增無減，故理決定。」龍樹解如是者，「信順之辭也。信者言是事如是，不信者言是事不如是。」此之四解，各據一悉檀意。舊解語總不顯文詮何等理為如？何等理為文所詮為是？既不顯了，只是世界悉檀意；肇師據信順是為人；三藏文理決定為對治；龍樹信順如是為第一義(云云)。今作通別二釋。佛如法相而說，阿難如聞相而傳，故言如也。佛如法相而解，阿難如海量而受，故言是也(云云)。別釋者，外曰阿漚稱吉，文乖其理故非如，理異其文故非是，不可見阿漚在初而中後皆吉也。文如其理故言如，理如其文故言是。今謂：三藏經初云如是，二諦各異故非如，理淺故非是。摩訶衍二諦相即故言如，理深故言是。今謂三人同聞而各解故非如，證入優劣故非是。唯菩薩所聞者為如，菩薩所到者為是。今謂離邊明中之文則非如，出二諦之外有中道則非是。文字性離即是於如故言如，一切法即佛法名之為是。初破邪明正，即三藏經如是。次破異明同，即通教經如是。次破淺明深，即別教經如是。次破離明中，即圓教經如是。此經既是方等，通被根性不同，作種種說無咎。觀心解者，觀與境冥故為如，境即正觀故為是。經言「如此觀者即是正觀，若他觀者名為邪觀。」即其義也。「我聞」者，舊云：阿難不師心，親承佛旨，故曰我聞。真諦曰：「我是器義。一散心名覆器，無聞慧故。二忘心名漏器，雖得而失，無思慧故。三倒心名穢器，非而謂是，無修慧故。阿難無三過，唯是善好器，親承有在，故言我聞。」《釋論》云「耳根不壞，聲在可聞處，作心諦聽，因緣和合故稱聞。阿難與聽眾述佛遺旨，親承不謬，故言我聞。」師釋我有四義，謂我我、我無我、無我我、我無我而不二真我，義配四根性人(云云)。聞亦四義，謂聞聞、聞不聞、不聞聞、不聞不聞，配四教法人(云云)。有四種阿

難，謂歡喜阿難、賢阿難、典藏阿難、海阿難，為四種緣立四種名。歡喜阿難是我我用聞聞，親承丈六身佛，持三藏法，故言我我聞聞。賢阿難是我無我用聞不聞，親承丈六尊特合身佛，持通法，故言我無我聞不聞。典藏阿難是無我我用不聞聞，親承尊特身佛，持別法，故言無我我不聞聞。海阿難是我無我而不二用不聞不聞，親承法身佛，持圓法，故言我無我而不二用不聞不聞。此經通三乘說，聽一音各解，故須分別(云云)。觀解者，若作攀上厭下觀，是為我我聞聞。若作析體兩種從假入空觀，皆是我無我聞不聞。若作從空出假觀，是無我我不聞聞。若作中道觀，是真我不聞不聞。

「一時」者，肇師云：「法王啟運嘉會之時也。」三藏云：「高時下時皆是，若過若不及不堪聞法。唯有平時，即是一時也。」私謂：高時慢心不行，下時耽荒五欲，不耽不慢是平時也。師釋：眾生感法、佛慈赴教，機應之時也，亦是發真見諦之時也，亦是法眼明朗照世之時也，亦是佛眼照中之時也(云云)。而言一者，若前思後覺，斯二非一；思覺妄斷豁悟之時，故言一時也。觀解者，從假入空與真一時，從空入假與機一時，中道正觀與法性一時(云云)。

「佛」者，真諦云：「佛有三義：一切智異外道、慈悲異二乘、平等異小菩薩，餘人無此。」《釋論》明佛是第九號，佛名為覺，覺世間出世間、常無常、數非數等，朗然大悟，故名為佛。天台師云：佛者，依一切智有丈六佛，依道種智有丈六尊特佛，依一切種智有法身佛。三佛不得一異，非一異而一異爾。觀解者，空觀覺知諸法一相，假觀覺知諸法種種相，中觀覺知諸法無一異相亦一異相(云云)。

「住」者，佛是能住，王舍城是所住處。真諦明住法有八：一住大千界內；二住依止處，王城也；三住五分法身，壽命現在也；四住威儀利物；五天住，住禪定；六梵住，住四等慈悲；七聖住，住三三昧；八大處住，住第一義也。《釋論》四住攝八也，天住、梵住攝其天住、定住；聖住攝其五分命住；佛住攝其大處住；又有迹住王舍城，攝其界內、依止、威儀三住。天台師云：丈六身佛，住真諦也；丈六尊特合身佛，雙住真中也；尊特身佛，雙住俗中也；法身佛，住中道也。觀解，空觀住真、假觀住俗、第一義觀住中。

「王舍城」者，《釋論》大出因緣。初立五山中七燒七造，王來居此，故言王舍。又云「他舍被燒，王舍不燒。後悉排云是王舍，即得免燒。自是已來呼為王舍。」觀解，五陰為舍，心王居之，故言王舍。

「耆闍崛山」者，《釋論》翻鷲頭。真諦云：「曲鳥山在王舍城東南，毘富羅山在西南，仙人山在西北，黑土山在東北，白土山在中央。中央三由旬平正，即王城也。」觀心，山者，靈即神智，是般

若也。鷲即萬德，是解脫也。山即不動，是法身也。常為心王所觀，即是觀之住處也，令一切心數同入其中也。
此經闕同聞眾者，謂時有五、處有四，耆山眾不聞信相室說、信相室眾不聞夢中說、夢中眾不聞夢覺已說，眾非一座故不列同聞。若爾，阿難不應稱我聞。然雖不聞，佛更為說。又其得佛覺三昧，能自通達，得稱我聞也。
從「是時如來」下是敘述序，敘下十七品故。亦名別序，簡異餘經亦為別名作本，故言別也。別義為七：一從「是時如來」下一行半是入定別；二從「是金光明」下訖二十七行偈是敘述別；三從〈壽量品〉下是懷疑別；四從「大士如是」下是瑞應別；五從「信相見佛」下是騰疑念別；六從「四佛告」下是止疑別；七從「欲色界天」下是集眾別。生起者，佛常在定，而群機扣佛，佛欲應之，故示軌儀。如來常寂，猶尚樂定，入游法性、出敘經王，信相聞深法，疑法既是常，人壽那短？是故懷疑。菩薩福力，疑能感應，應故四佛現，佛現即騰疑，騰疑故佛即止疑，當雨法雨故大眾雲集。七事異他經，故言別也。已說七別竟。
或時作三別：一從「是時」下名敘述序；二從〈壽量品〉下名現瑞序；三從「時四如來」下是眾集序(云云)。
言敘述序者，敘後十七品。初五行敘〈壽量品〉為三：初兩行敘果德、次一行敘懷疑、次兩行敘斷疑，細作可尋。次一行半敘〈懺悔品〉破惡生善之意(云云)。次一行半敘〈讚歎品〉生善破惡(云云)。次六行敘〈空品〉破惡中破三障惡(云云)。從「護世四王」下是敘，其品可解。大辯者是敘其品，尼連鬼母是敘〈功德天品〉，同是女天故。地神是敘其品，大梵三十三天是敘〈散脂品〉。散脂是將、梵釋是主，敘主即得臣將也。緊那羅等是其領，敘其領得其管也。「我今所說諸佛祕密」者，是敘〈正論〉、〈善集〉兩品，說世祕密可以治國、出世祕密可以詣道，故知敘兩品也。「若得聞經」去是敘〈鬼神品〉。〈鬼神品〉中純明聽法功德，為八部所護(云云)。「著淨衣服」下兩行敘〈授記品〉。三大士、十千天淨心殷重淨若虛空，故獲授記也。「若得聽聞」下敘〈除病〉、〈流水〉等品。聞名服藥悉得病除，則是善得人身；復能修行布施福業，是善得人道；魚聞佛名，善得天身天道。即此意也。「正命」是敘〈捨身品〉。虎飡血肉即得解脫，豈非正命也。「若聞懺悔」下一行敘〈讚佛品〉。佛有三世，諸菩薩多是先佛即過去佛也，又是未來佛也。為此菩薩所讚，即為佛所讚也。敘述之意止可彷彿，不得遠自分明(云云)。問：誰作敘述？舊云集經者。若爾，是論非經，又乖經文，文云「我今當說」。或云是信相。若爾，信相已能玄敘，何事致疑？又非集經者，那忽作序？師云：是佛自作。難者

言：若爾，便是正經，那得稱序？此無所妨。菩薩尚能安禪合掌說千萬偈，況如來口密神力赴機，何所不為？文云「我今當說懺悔等法」，此是明證。《大品》中化佛說六波羅蜜，亦得稱序，此其例也。

釋入定為三：初、一句一字，明能游人。二、三字兩句，歎所游法。後兩句，結也。

「是時」者，真諦云：「有五種三時：一欲說、正說、說已；二破外道去來時、立現在有說有聽時；三下種、成熟、解脫時；四正師、正教、正學時；五佛欲說、眾欲聽、不高不下平平時。」今但論如來知機堪可得道時。若慧眼得道，智與真冥時。若法眼得道，智與俗冥時。若佛眼得道，智與中冥時。佛欲履歷法性，觀知眾生於何時得道，故言是時也。

「如來」者，十號之初也。三藏解如來，文多不載。今言：智照理與諸佛等，故言如。慈悲與諸佛等，故言來。諸佛應住祕密藏中，何故出世？只為慈悲故來。《成論》云「乘如實道來成正覺」。大經云「從十一空來」，就智論來；「從六波羅蜜來」，就行論來。《釋論》明如法相解為如，如法相說為來。今明：如三諦法相解名如，如三諦法相說名來，故言如來也。

「游」者，游涉進入之義爾。夫法性者，非入住出，故小《般若》云「如來者，無所從來亦無所去，故名如來。」何得言游邪？良以慈悲導物，墾我而入，故言游也。令眾生食甘露味，亦應言住；為眾生宣說，亦應言出。故《法華》云「善入出住百千三昧」，即此義也。

「無量甚深」者，將明游入，簡顯其體高廣、體包法界，故言無量。徹到三諦，故言甚深。非是二乘下地菩薩之所逮及，故言無量甚深也。

「法性」者，所游之法也。諸佛所軌，名之為法。常樂我淨、不遷不變，名之為性。非是二乘以盡無生智所照之理為法性也。二乘法性淺，故非甚深；有限，故非無量。今之如實智所照之理，橫包法界、豎徹三諦，故言無量甚深爾。又無量者，非別有一法名為無量。毘盧遮那遍一切處，一切諸法皆是佛法，皆佛法故即皆法性，佛皆游之，故言無量。又非別有一法名為甚深。即事而真無非實相，一色一香莫非中道，皆中道故即是甚深。例如《釋論》解四無量心云「緣東方眾生名廣，緣四方名大，緣四維上下名無量。」準此而言，緣真諦法性名廣，緣俗諦法性名大，緣中道法性名無量。若緣中道，即是三智一心中緣，三諦一諦，此境無量，唯佛無量智乃能緣之，如函蓋相稱。非二乘下地測其涯底。

「諸佛行處」者，正顯佛智無量甚深。佛智無量甚深故行處亦無量甚深，行處無量甚深故佛智亦無量甚深。舉函顯蓋、舉蓋顯函，正在此也。

「過諸菩薩所行清淨」者，正簡也。菩薩居未及之地，智之所行未能深廣故。《地持》云「菩薩得九種禪。初名自性禪，若入此禪，即入實相法性清淨之境，二乘不聞其名，況有其行。若入第九清淨淨禪，一切通別惑累若正若習皆盡，故言清淨淨禪。」自下地去皆有餘習，佛住十地頂，若入此禪過諸菩薩。《淨名》云「心淨已度諸禪定」，即此義也。亦是舉其高位，簡法性甚深也。

「是金光明」下，敘述序。若敘正說流通十七品意，已如上說。今更論敘述五重玄義。初十二行半敘名體宗用，次十四行半即敘流通弘宣此典，即是敘教相也。就初一句敘名，次一句敘體，次三行敘宗，次九行敘用。「護世」下去敘教相也。解者或言：金光明一句猶是敘體，如鑛石中金，金體乃非光非明，不妨約金論內外用，法性非宗非力，亦依法性起於宗力。當知此句正是敘體，今明理乃當然，分文則屬敘名也。經王，上已說，今更述之。三藏云：「三德攝三，《涅槃》正斷二乘斷見，《般若》正遣凡夫有著，《華嚴》正化始行菩薩。今經通為八位人，故稱王也。」此語難解。《涅槃》為菩薩說甚深微妙行處，豈止為二乘？《般若》云「法身佛為法身菩薩說法。」其聽法眾非生死人，豈止遣凡夫有著？《華嚴》說初地乃至說十地，豈止為始行菩薩？作此偏說，無智之人於諸經起輕慢，此義不可。今言經王者，若取文為經，即是三種俗諦；若取理為經，即是三種真諦；若取文理合為經，即是三種中道。若說餘諦，是經而非王；若說中道，是經復是王，於九種經中而得自在。但經王是一，隨緣設教名字不同。《華嚴》云法身，方等為實相，《般若》稱佛母，《法華》為髻珠，《涅槃》名佛師，皆是法性異名，通為諸經作體。譬如諸性應運迭興，龍師鳥官隨時霸立，百代雖異而統王是一。法性亦爾。宜聞《大品》佛母為王，餘名廢息。宜聞《法華》寶所為王，餘名廢息。法性為金光明之王，亦復如是。若作此解，上不違佛經王之旨，下不增長眾生我慢。

「微妙」者，他釋因微果妙。今不爾，因果俱微妙。因中性德深而難見名為微，不縱不橫名為妙，果中修德亦復如是。

「四方四佛護持」者，四方者，四門也。四佛者，四門果上覺智也。釋迦覺智與四佛同，諸佛果智冥於法性，法性得顯，名為法身。法身不動，名之為持。法性常故諸佛亦常，法常佛常，壽命亦常，常故無量。信相推迹惑本，四佛令其達本悟迹，名之為護。此一句種種義，法性四門、法性四德即體義，果智顯體即宗義，護念信相斷疑復是用義，而敘宗為正意。觀心解者，四方是四諦，四佛

是四諦智。東是方首，如集是苦因。又東甲乙是春生，生即集諦也。從東次南，亦猶生而有長，先春次夏，故南方是苦諦也。長後秋收，又白帝屬金，金能決斷，西方即道諦也。從秋收至冬藏，眾事都息，北方如滅諦。苦集因果皆謝無用也。觀此四諦生眼智明覺，持理不失、護倒不起，故名護持也。又觀四方是四德，觀東方常為破無常、觀無常為破常、觀非常非無常破常無常，乃至觀北方無我為破我亦如是。此觀持德不失、護倒不起，故名護持也。觀東方集諦常非常非無常不動，故名阿閦。觀南方苦諦樂無去無來法性實相，實相尊貴故名寶相。觀西方道諦畢竟清淨，法性壽命與虛空等，故名無量壽。觀北方滅諦永寂為我入祕密藏，祕密藏故名微妙聲(云云)。

「我今當說」下九行偈是敘用。文為四：初三行明能破之勝法、次三行半明所破之惡罪、次一行半舉行法勸修、次一行結成。初三行明能破勝法者，謂境法，法性也；行法，懺悔讚歎也；導法，一切種智也。故言懺悔等法，知非一種也。若相資為論，行資智，智顯理，理顯故能盡眾苦，苦盡故法身顯，智圓故報身顯，功德無上故應身顯。若圓論者，三法不縱不橫而修，三身亦不縱不橫而顯。雖圓別之殊，俱是能破之勝法也。觀舊文語略，新本具有三周說法之文，四佛說常果，上根得益；婆羅門說法身無舍利，中根得益；佛分別三身，下根得益。今敘中云「我今當說懺悔等法」，即是敘下三周之法能破惡也。次從「諸根不具」下敘述〈空品〉。文為二：初三行半明所破之惡、次二行半明能破之方。初又為三：「諸根不具」下破報障、「愁憂」一句破煩惱障、「惡星災異」下破業障。餘經對緣云報障難轉，因時可救，果無如何。此經三障皆可轉。一往釋此三障，由破五戒。破五戒是業障，受三塗人天等身是報障，煩惱為根本是煩惱障。今直就人道中明犯五戒報者，諸根外缺、壽命內夭。此兩句是殺生報，昔損他身，分今諸根殘毀；昔斷他命，今壽損減。經云「殺生因緣得二種果報，多病、短命。」即其事也。若貧窮困苦，是外無依報。諸天捨離，是內無福德。此兩句是犯盜戒。經云「有同生同名天龍輔佐之，功德天發願利益之。」盜人無此事也。又先富後貧者，必是龍棄天捨也。若親厚內鬪、王法外加，此兩句是犯淫戒。經言「人護則人瞋，法護則法壞。昔侵其人，今骨肉鬪訟；昔毀他法，今王法所加。」即其事也。各各忿諍，此應有兩句，或是翻者脫落，或是略爾。內則各各忿諍、外則人人不信，此一雙是犯妄語。昔不實欺他，今常被欺忿。昔語無實，今人無信者。外耗財物、內虧禮度，此是飲酒報。昔慢財費日，今多損耗；昔乖撙節，今墮聾騃。經言「嫌恨猛風吹罪心火常令熾然」，即其事也。問：釋大乘經，何得以五戒對義？答：開合

五戒，大有所關。《提謂經》云「五戒者天地之大忌，上對五星、下配五岳、中成五藏。犯之者違天觸地，自伐其身也。」又對五常，不殺對仁、不盜對義、不淫對禮、不飲酒對智、不妄語對信。又對五經，不殺對《尚書》、不盜對《春秋》、不淫對《禮》、不妄語對《詩》、不飲酒對《易》。又對十善，殺盜淫是身三、妄語攝口四、飲酒攝意三。俗不能護口，略制一不妄語。《釋論》云「說重者是妄語」，則已攝三。飲酒是邪命自活、增益恚癡。出世以智慧為首，生死以三毒為根，若能禁酒，是防止意地三毒，長養出世智慧也。是為開五戒出十善。十善是舊法輪王所用，亦名性罪性善，都是一切罪之根本。又五戒對五陰，不殺即色陰、不盜即受陰、不淫即想陰、不妄語即行陰、不飲酒即識陰。五陰開四念處，念處開三十七品，三十七品開三脫門，三脫門開涅槃，故云色能發戒、受受禪定、想慧悟虛通、行發解脫、識即知見。當知五戒能成五分法身，辦二乘之法也。又五戒亦是大乘法門，《提謂經》云「五戒是佩長生之符、不死之印」，即常德也。「出入無亂、往還無間」，即淨德也。「統御一身」，即我德也。「以立道根」，即樂德也。此是五戒對四德。束五戒為三業，即對三無失、三不護、三輪不思議化、三密、三軌、三身、三佛性、三般若、三涅槃、三智、三德等無量三法門，橫豎無邊際，與虛空法界等，亦是無盡藏法門，亦是無量義三昧。舉要言之，即是一切佛法也。◎

◎復次害命名事殺，不害命名事不殺。法門解者，析法名理殺，體法名理不殺。當知不殺之戒種種不同，論其果報亦復不同。若作意防護，如馬著勒、如牧牛執杖者，報在人道百二十年，唯得肉眼無有四眼。若任運性成如河注海者，報在六天，極長者九百二十六億七千萬歲，唯得天眼未得三眼。若加修客戒、無常苦無我等慧者，報在變易，壽七百阿僧祇，唯得慧眼未得二眼。若加修常無常等慧，報在蓮華藏海受法性身，分得五眼，分得常壽。比佛猶是諸根不具，壽命損減，況前諸根諸壽邪？若圓教人，持事不殺戒，又持理不殺戒，不壞於身而隨一相，不斷癡愛起於明脫，體陰界入無所毀傷，若子若果不生不滅，成就智慧居常寂光土，常壽湛然五眼具足，得根自在耳見眼聞，得命自在脩短自任，是則名為究竟持戒，諸根具足命不損減也。又圓教人何但持之是戒唯殺唯慈，亦作事殺亦作理殺。如仙豫大王殺五百婆羅門，與其見佛之眼，與其十劫之壽。又作法門殺者，析蕩累著淨諸煩惱，如樹神折枝不受怨鳥，如劫火燒木灰炭雙亡。故《央掘》云「我誓斷陰界入，不能持不殺戒。」一切塵勞是如來種，斷此種盡乃名為佛，成就金剛微妙法身，湛然應一切。唯殺唯慈，垂形九道，隨其所宜示長短命，任其所見，用缺具根而化度之。前諸戒行淺近隘塞，非是通途；圓戒宏

遠徑異會同，故名究竟持不殺戒也。不殺之戒，人天已上極佛已還，曠大縱橫其義如是，云何而謂是小乘數耶？

復次不與取名事盜，與取名事不盜。法門解者，如佛言曰：「他物莫取，名法門不盜。菩提無與者而取菩提，是名法門盜。」不盜之戒種種不同，若持戒作業求可意果，可意果者無常速朽悉是他物，臭如糞果、害如毒食，有智之人所不應求，設使得之心不甘樂，云何殷勤飲苦食毒而自毀傷？貧窮四姓即此三界洄複困苦，豈過有流？三障障佛，第一義天之所捨離，是名為盜，非不盜也。又二乘之人以四諦智觀身受心法，厭惡生死欣求涅槃，涅槃心起，為自、為他、為共、為無因，介爾心生即取他物，即非時取。證即不待說所因，焦種不生。見苦斷集修道造盡，非求法也。謂有涅槃，成涅槃見。若有著空者，諸佛所不度，身長三百由旬而無兩翅，墮三無為坑，受若死若死等苦。《法華》云「飢餓羸瘦體生瘡癬」，豈非貧窮困苦邪？《淨名》云「不見佛、不聞法、不入眾數」，豈非第一義天遠離邪？此猶名盜，非不盜也。若別教菩薩，次第行、次第學、次第道，從淺至深捨一取一，來已更復來、去已更復去，悉是辱於來去相，亦是不與而取。取已而捨，亦是貧窮。捨已更取，數數去取，即是困苦。不即與第一義相應，即是遠離。此猶名盜，非不盜也。圓人觀諸法實相，受亦不受、不受亦不受、亦受亦不受亦不受、非受非不受亦不受。不受亦不受，不取是菩提，障諸願故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，不高故不取，不下故不捨。如是觀者，觀如來藏具足無缺，是如意珠隨意出寶、即脩羅琴任意出聲，即是大富。大富故無取，無取故即第一義，第一義故天不遠離也，是名究竟持不盜戒也。圓人復有盜法門，菩提無與者而取菩提，如海吞流不隔萬派、如地荷負擔四重擔，眾生悉度、煩惱悉斷，法門悉知、佛道悉成，此義可知不能多說。前諸戒行淺而且塞，非是通途；圓戒宏遠徑異會同，故名究竟持不盜戒也。

復次男女身會名事淫，不會名事不淫。法門解者，若心染法是名為淫，不染法名為不淫。不淫之戒種種不同，若關禁七支如猴著鎖，擎一油鉢過諸大眾，割捨觸樂求於未來淨潔五欲，如市易法以銅錢博金錢，此乃增長欲事，非不欲也。若為生天故持戒，如羝羊相觸，將前而更却。帝釋共八十億那由他天女縱逸嬉戲，看東忘西欲猶不足，化為老脩羅納舍脂，使諸天亡身失首，又見仙人入定污弄其女，仙從定起，釋羞自化為羝羊，仙人呪之，千根著身無能却者，後來懺謝變為千眼，是亦增欲，非不欲也。若斷欲界麁弊之欲，染著色無色界禪定之樂，如水魚蟄蟲墮長壽天，是為一難。貪著禪味名為大縛，是染欲法，非不欲也。若憎惡生死如怨如蛇，愛翫涅槃如親如寶，棄之直去涉路不迴，諸有色聲不能染屈，如八方

風不能動須彌。若聞菩薩勝妙功德，甄迦羅琴聲，迦葉起舞不能自持；隨嵐風至，破須彌如腐草，是染欲法，非不染也。若菩薩惡生死如糞穢、惡涅槃如怨鳥，捨於二邊志存中道，起順道法愛生，名頂墮，是菩薩旃陀羅。既無方便，此慧被縛，不能勝怨，己所修治為無慧利，是染欲法，非不欲也。圓人觀一心三諦，即空即假即中。即空何所染？即假何所淨？即中何所邊？即空即假，何所中？即空故無我人十六知見依正等愛，即假故無空無相願等愛，即中故無佛菩提轉法輪度眾生等愛，三諦清淨名畢竟淨，是淨亦淨。經言「唯佛一人具淨戒，餘人皆名污戒者。」圓人行於佛法，即究竟持不淫戒也。圓人又有染愛法門，如和須蜜多女，人見人、女天見天女，見者得見諸佛三昧，執手者得到佛剎三昧，歃者極愛三昧，抱者冥如三昧，各各皆得法門。亦如魔界行不污戒菩薩，變為無量身，共無量天女從事，皆令發菩提心。如維摩詰，若入後宮，後宮中尊，化正宮女。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道，斯乃非欲之欲，以欲止欲，如以屑出屑、將聲止聲。前諸行淺塞，非是通途。圓戒宏遠徑異會同，是名究竟持不淫戒也。

復次不見言見、見言不見，名事妄語。法門解者，未得謂得、未證謂證，名為妄語。妄語多種，諸欲求時苦、得時多怖畏、失時懷憂惱，諸欲無樂時。凡夫癡人於下苦中橫生樂想，豎我慢幢、打自大鼓，謂色即是我、我即是色，色中有我、我中有色，執有與無鬪、執無與有鬪，依止斷常，起六十二戲論，破慧眼，不見於真實，增見長諸非，吾我毒甚盛，備口四過，略標妄語爾。三十三天黃葉生死謂是真金，非想自地具細煩惱謬計涅槃，此非妄語，誰是妄語邪？二乘之人競執瓦礫歡喜持出，生滅度想，生實未盡，寧得滅度？生安隱想，所作未辦，寧得安隱？《淨名》云「佛為增上慢人，說離淫怒癡名為解脫，其實未得一切解脫。」未得謂得，豈非妄語邪？佛為別教人以四門說實相，執於一有隔礙三門，乃至執非有非無而隔有無。夫實相者，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，云何以字字於無字？云何以數數於無數？豈非妄語邪？圓人如實而觀、如實而說。如實觀者，非內觀得是解脫，非外觀、非內外觀、非離內外觀，亦不以無觀得是解脫。如實說者，一切實、一切不實、一切亦實亦不實、一切非實非不實，如是皆名諸法實相。經言「諸佛皆實語，佛語實不虛。能以一妙音，遍滿三千界，隨意之所至，隨諸眾生類，各各皆得解。」即是以佛道聲令一切聞也。圓人亦有妄語法門，無車說車誘戲童子，無樂說樂止彼啼兒。若有眾生因虛妄說得利益者，佛亦妄說。經言「我是貪欲尸利、我是瞋恚尸利、愚癡尸利，然實非也。我是天是人，實非天人。我是龍鬼，實非龍鬼。將

虛以出虛，令有不虛爾。」前諸行淺近隘塞。圓行深遠，夷坦無礙，經異會同，故能如此，是名究竟持不妄語戒也。
復次若穀若草昏心眩亂者，名事酒。法門解者，迷惑倒見名之為酒。倒見多種，夫酒為不善諸惡根本，能生三十六種之失，招於五百世中無手，慢刑失禮發出伏匿，眠臥糞穢搪揆水火，過患如此，人猶尚之。晉世引滿稱藝能，魏朝清濁為賢聖，畢卓自署為酒徒，鄭泉自誓為酒壺，竹帛載之、古今歌之，不應作而作、不應歌而歌，非醉酒是何？《釋論》云「有一法師為王說五戒罪福。王難云：『飲酒招狂，飲者甚多，狂者何少邪？』法師舉手指諸外道而已，更言餘事。外道佾張云：『王難甚深，是禿高座更不能答。』王云：『法師答竟。狂亦不少，指汝等是。將護不彰爾。』」此即世人之醉也。又貪如海納流無有滿時，瞋如火益薪展轉彌熾，癡如膠黏結如氷足水，八萬塵勞煩惱其心無暫停住，掣電蛇舌颺焰獼猴五欲攪作無時不醉。《大經》云「從昔已來常為聲色所醉，流轉生死。」三界人天通有此醉也。若二乘之人，雖斷九十八使四住煩惱，無明未吐，如半瘧人。《大經》引醉歸之人。世間無常樂而言我淨，如來實我淨而言無常樂，如彼醉人見日月轉，此二乘醉也。菩薩之人，無明未盡不了了見，菩薩行故見不了了，如遠望大舶遙觀鵝雁，夜覩畫像遠視人杭，亦如醉人朦朧見道。如是等無量譬喻，顯於菩薩未得明了。故迦葉云：「自此已前我等悉名邪見人也。」此菩薩醉也。圓人行如來行，具煩惱性，能知如來祕密之藏，雖有肉眼名為佛眼，所可見者更不復見。故文云「入深法性，即於此典金光明中，而得見我釋迦牟尼。」《大經》云「了了見佛性，猶如妙德等。」是則五住正習一時無有餘。酒法既除，何所可醉？是為究竟持不飲酒戒也。圓人亦有飲酒法門，《鴛掘》云「持真空瓶，盛實相酒，變化五道，宣揚哮吼。」波斯匿醉，轉更多恩。末利后飲，佛言持戒。入于酒肆，自立其志，亦立他志。夫得其門者逆順俱當，失其柄者操刀傷手。前諸行淺近隘塞，圓行宏遠徑異會同，故能如此，是名究竟醉醒無二也。
上觀四諦智名四佛。觀五佛云何觀？觀五戒實相，覺智清淨，即是觀心中見五佛也。次破煩惱障，指「愁憂恐怖」一句是也。上來諸事，或約內身或約外報，是報障義便，此一句專明心為煩惱障便。◎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一

隋天台智者大師說

門人灌頂錄

報障，如上可解。煩惱與業云何？數人云：數起而輕名煩惱，數起而重名為業。天台師云：任運常有是煩惱，卒起決定心發動身口、必牽來報者是業。若爾、惡星災異都不關心，云何是業障？此乃外相表業將起，是業責報之相，即得是業障也。若煩惱業轉，報未必轉；若報轉業，煩惱必轉。通論，見思煩惱皆有愁憂恐怖；別論，愁憂屬見煩惱，恐怖屬愛煩惱。今不具記(云云)。

三、破業障者、從「惡星災異」下是也。業將感報故其相前現，相名表發，意在此也。惡星者，別有客星也。亦是五星二十八宿，一方有七，四七二十八也。違其度數、失其分野。若熒惑亂行、麻彗暴出。是客星也。災異者，風雨雪霜乖候等是也。眾邪者有三：人邪、鬼邪、法邪是也。蟲道者，毒鬼也。又言三毒是蟲也。變怪者，詭怪也，謂禽獸醜惡形聲等是也。惡夢者，心靈潛密，業現其中，夢見不適意事是也。夫諸業表報不出五罪，若惡星表亡身失命者，殺生業相也；惡星表神棄困窮者，竊盜業相也：惡星表親離幽厄者，淫罪業相也；惡星表誣枉讒謗者，妄語業相也；惡星表喪失財產者，飲酒業相也。其餘災異怪禽惡夢等，隨其時節各有所表，細心推詳，不出五罪之報。行者知解推之，何須折篾鑽龜問管公明邪？從「當淨洗浴」下，二、舉方法能空於惡也。前業相外彰，報對不久；內無方法，何以禳之？約其三業作三德之方，以事表理也。洗浴臭體，擬作法身；緘脣攝耳，擬聽般若；至心清淨，擬作解脫。前令洗浴內身，後更勸淨外服，內外相成爾。前但令聽，後誡令專聽，鄭重緘口爾。前令至心，後示至心之境，成其方法爾。夫人身本於不淨，蓮華本於淤泥，譬如栴檀生于伊蘭，世間現見也。今近因三業規矩、遠成三德妙義，可不信哉？洗浴法身能禳報障，攝耳緘口能禳煩惱障，至心能禳業障(云云)。從「是經威德」下，四、結成也。能悉消除者，明三障轉也。今其寂滅者，三德成也。寂滅秖是涅槃，涅槃秖是三德。前三業方法既成，三障理數應轉。三障既其已轉，理數成於三德，報障轉成法身德、煩惱障轉成般若德、業障轉成解脫德。前寄事相，將淺以表深；後明寂滅，將深以結淺。經文繡密，見之者寡(云云)。「護世四王」下，敘流通中品，皆如上說。

釋壽量品

佛本無身無壽亦無於量，隨順世間而論三身，亦隨順世間而論三壽量。法身者，師軌法性，還以法性為身。此身非色質亦非心智，非陰界入之所攝持，彊指法性為法身爾。法性壽者，非報得命根亦無連持，彊指不遷不變名之為壽。此壽非長量亦非短量，無延無促，彊指法界同虛空量。此即非身之身、無壽之壽、不量之量也。報身者，修行之所感也。《法華》云「久修業所得」，《涅槃》云「大般涅槃修道得故，如如智照如如境，菩提智慧與法性相應相冥。」相應者，如函蓋相應也。相冥者，如水乳相冥也。法身非身非不身，智既應冥亦非身非不身，彊名此智為報身也。法壽非常非無常，智既應冥亦非常非無常，彊名常為壽也。法既非量非無量，智既應冥亦非量非無量，彊名無量為量也。應身者，應同物身為身也，應同連持為壽也，應同長短為量也。智與體冥能起大用，如水銀和真金能塗諸色像。功德和法身處處應現往，能為身為非身、能為常壽為無常壽、能為無量能為有量。有量有二義：一為無量之量、二為有量之量。如七百阿僧祇及八十等，是有量之量。如山斤海滴，實有齊限，凡夫所不知；阿彌陀實有期限，人天莫數，此是有量之無量。應佛皆為兩量，逐物隨緣，參差長短。然此三身、三壽、三量不可並別一異，則乖法體；即一而三、即三而一乃會玄文。故下文云「如深法性，即於此典金光明中而得見我釋迦牟尼」，即其義也。但信相偏疑應身之有量，四佛偏舉應佛之無量斷其有量，迹疑既除，深達報法。若從信相所疑，應言壽有量；若從四佛釋疑，應言壽無量。而今不道壽有量、不道壽無量，直言壽量者，意欲圓論三佛之壽量，故不偏題取意為釋。若從義便，正是報身之壽量。何故取此？報身上冥下應，上冥法性即非量非無量，下應機緣能量能無量。量疑牽無量之答，即達於圓。經家從其生圓解而題品，舉一而蔽諸。從此義故，題為壽量品。又一時重解，〈壽量品〉亦作三重：一玄義、二引證、三還源。

玄義者，壽者命也，謂報得命根連持不斷名之為壽，延促期數名之為量，故言壽量也。此釋應佛因緣之壽量也。又壽者受也，境智和合共相盛受。謂無分別智盛受無分別境，無分別境盛受無分別智，如函大蓋大，故壽是受義也。量者相應也，境智相應故言量。此釋報佛之壽量也。又壽者久也，常不變易稱之為久。量者銓量也，常久之壽非多數、非少數，非相應盡知、非相應不盡知，非可說、非不可說，無以名之，彊以銓量說其長久。此釋法身之壽量也。初番為二：一有量量。如釋迦之壽，方八十是也。二量無量。如彌陀之壽，實是有量，人天所不能測，故言量無量也。此量無量皆應佛所

為也。第二番亦二義。佛以如如智稱如如境，境無分別，智亦無分別；若境稱於智，智有分別，境亦有分別。此知與不知，皆報佛所明也。第三番亦二義：一者深寂不可說、二以慈悲方便亦可得說。此可說不可說，皆法佛之法也。

二、引證者，方八十年證有量也。諸天世人八部之眾無能思算，山斤海滴不可數知，此證量無量也。虛空分界不可齊限，證境無分別也。又唯除如來證智可分別也。又下文去，智淵無邊法水具足，亦是證智也。壽不可計，此證不可說也。將欲宣暢釋迦如來所得壽命，此證慈悲可說也。又聞是四佛宣說如來壽命無量，證大悲可說也。新本明婆羅門求佛舍利如粟大，求六天報，即證有量也。王子說金光明難思難解福報無邊，福報無邊是證量無量，難思難解即總證智境不可說等(云云)。

三、還源者，亦云復宗。釋此壽量雖作三身六義，勿作異解，秖是經題金光明義爾。初番量無量者，秖是明義。以其明故，大小長短、延促數量悉現明中，還是明義爾。第二番智境函蓋體解相應，色大故般若亦大，以法常故諸佛亦常，還是光義也。第三番可說不可說，常樂我淨說滿法界，法性無所益，都無一言；法性無所損，還是金義。夫解一則千從，迷一則萬惑，即此義也。既是兩時之聞，兼而錄之(云云)。此品正說，而序文未盡，分別如上。

從「王舍城」下是第三疑念序。文為二：一出人、二明疑。出人為四：一出處、二明位、三出名、四歎德。處如文。菩薩者，菩名道、薩名心，自行此道復能化人，故言摩訶薩，依勝行立勝位也。信相者，信家之相在似道中，別判三十心，圓判鐵輪位。下文云「見有一人似婆羅門，以枹擊鼓。」鼓是法身，擊是機動。似位機興，知非真擊。又真似之位，地地相隨無位不有。如普賢修普賢行滿，位隣尊極，此似則高。信相稱似道者，未敢判其高下也。難者言，若同普賢言似者，何故有疑？此亦非妨。菩薩為疑者，作發起人爾。又佛地未了，疑無所嫌。《法華》中補處彌勒亦復懷疑，《大集》中有生疑菩薩。於菩提未了，菩提為我作名，名為生疑。難者言，見諦已斷疑，十地云何疑？答言：見諦斷通疑，十地有別疑也。觀解者，心王名王，五陰名舍。觀此五陰空寂，空寂即涅槃，涅槃能防非禦敵，呼之為城。初心後心常觀涅槃行道，故是住處也。歎德文為二：外供養佛、內種善根。此菩薩植善既深，多值諸佛，作高位解釋，亦應無媿色(云云)。供養有二義：一財供養，可解；二法供養。佛說百千法門，隨而修學，名法供養。觀心解者，一念覺了心名為佛。無量功德心資此覺心令轉明淨，名供養佛。如膏資火、如食益身、如禪發慧，皆供養義也。種善根者，法性名地，觀法性智名種子，常以觀觀名下種，久習不退名種久，五

善根生名增長。增長由風動日照雨潤，漸增茂好。風譬佛身輪，日譬佛意輪，雨譬佛口輪，值佛三事，能大利益。《楞嚴》「般若若增，法性轉顯。法性若顯，定慧倍明。」植種值佛，二義相成，舉此一雙歎菩薩德也。

從「是信相」下，正明疑念序。又為二：初疑之由、次正生疑。由有遠近，遠由三月唱入涅槃、近由敘述，若有聞者則能思惟無上之義。又云：由乎本誓，擊動生疑。何因何緣者，通論三種皆名因。而此文既略，緣了相資共能顯正，正當於因、緣了當緣，正因常恒壽命無量，緣能顯理境常智亦常。此因此緣皆非八十之因緣？今方八十，是何因何緣？是故生疑也。方八十者，世壽有三品，下方四十、中方八十、上方百二十。下方少夭，上方太老，中方不少不老表常。又十二因緣第八名愛支，八十滅者，表愛已盡，入有餘無餘涅槃。愛盡無縛表我，涅槃表樂。又中方表中道，佛樂中道，中道表淨。為此義故，方八十年也。信相不作此解，是故生疑何因何緣也。從「復更念言」下，是正生疑。如佛所說者，此執教疑理。教詮止行二善，感壽則長。佛昔行因甚多，而今果壽極少，理教相違，不能不惑。若無此理，教為虛設；若其必然，長壽安在？是為執理而惑教也。有二因緣者，與前為異。前合止行同是緣了，今就止行自作因緣。十善中一一善皆具止行，不殺是止善、放生是行善，不盜是止善、施食是行善。今經舉不殺家之止善、不盜家之行善，互舉一邊共明止行。若備論者，一一皆有止行，止之與行須明也。今就一一各有因緣。夫命是眾生之所共惜，奪而害之居然大苦，宥而放之則為快樂。慈心是因，不畜殺具是緣，此是止善因緣也。夫食是依報，得之則命存，失之則壽殞。施心是因，施具是緣，此行善因緣也。不殺一條既爾，乃至不邪見亦復如是，總有止行二十善、四十因緣，此等因緣俱感長壽。佛之止行二善累高於山、積厚於地，云何今日八十而終？此約因果一途論止行二善，但作此解於義未允，今當更說。人天之因，以五戒十善，名之為命。三乘行人，以智慧為命。魔名殺者，若遮奪此事，即是斷人天命，若不遮奪名為止善，方便勸修名為行善。若破壞三藏法，名殺二乘人命，若不毀傷名為止善，方便勸修名為行善。若毀訾事檀乃至毀訾世智名斷六度菩薩命，若不障礙名為止善，方便勸修名為行善。若修體法斷貪恚癡是二乘命，若障不令修名斷二乘命，若不障者名為止善，方便勸修名為行善。非撥體空則斷通教菩薩命，若不障者即是止善，方便勸修即是行善。若毀訾漸次是斷別教菩薩命，不作障礙即是止善，方便勸修即是行善。若誹謗圓融即斷圓教菩薩命亦斷佛命，若不留難即是止善，方便勸修即是行善。圓人非但不壞諸法而隨一相，即殺諸法而隨一相，如仙豫大王害五百之短命、施十

劫之長齡，如佛斷一切煩惱及習一切無有餘，此皆言逆而理順，非小行者所行。如上所論，一一法皆有止行二善，一一善皆有因緣。若得此意，歷諸法門浩然若海。故《大經》云「行檀波羅蜜得壽命長，菩薩行檀則施眾生無量壽命，乃至行般若得壽命長，菩薩行般若則施眾生無量壽命。」即其義也。而我世尊行無不圓、果無不滿，云何今日方八十年？次明施食者，百味甘漿等，依報食也。身肉骨髓者，正報食也。此皆事中施食爾。經言法食。法食者，世間法味、出世間法味、出世間上上法味。菩薩能為一切眾生作大施主，令未發心者迴邪入正，已入正者增長萌芽，如陰陽養卉、如父母鞠子多積繒綿令墮地不痛，授以五戒十善。已持五戒者，說三界火猛多所燒害、讚歎三乘無繫解脫。已入證者，毀訾小乘敗種焦穀，讚歎菩薩所行之道。設飢國人大王之膳，煩惱為薪、智慧為火，以是因緣成涅槃食，令諸弟子皆悉甘嗜。如是等一切法門悉名法食。一一法皆具止行二善，一一善具因具緣，此諸因緣感長壽果。而我世尊行無不圓、果無不滿，云何今日方八十年？觀心不殺者，無明為父、貪愛為母，若斷此者即成逆害。但觀無明即是明、愛即是淨，體達能所皆如虛空，是為止善。觀諸心數亦復如是，是名行善。能如是觀，獲得金剛常住之壽也。己身骨髓血肉者，此彼相望此為己身，智慧推之非己身也。如王子飼虎、尸毘貿鴿，皆捨父母遺體，非捨己身。己身者，法性實相是也。《釋論》云「持戒為皮、禪定為血、智慧為骨、微妙善心為髓。」為他說戒，戒能遮罪修福，無相最上。非持非犯尸波羅蜜者，是施己皮也。說諸禪定神通變化，不起滅定現諸威儀者，是施己血也。說無著妙慧，非智非愚亡泯清淨，終日說終日無說，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者，是施己骨也。檀忍等，應是肉也。說甚深法性、諸佛行處不一不二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微妙中道者，是施己髓也。將此充足飢餓眾生，況餘飲食。餘飲食者，即是人天二乘戒皮，定血，慧骨，真諦之髓爾。《法華》云「於餘深法中，示教利喜者」，即其義也。如來往昔隨他意說無量無邊，隨自意說亦無量無邊，皆是長壽因緣，云何今日方八十歲也？從「大士如是至心念佛思是義時」，此一句結前開後。至心者，徹到心源、盡心實際，故言至心。觀心既然，觀佛亦爾，故言念佛。念佛不殺、施食與法性虛空等，如此之壽不應短也。是為結前。開後者，由作此觀，機動瑞興，故言開後也。從「其室自然」下，是第四現瑞序。瑞者密報，相者表發。密報四佛當臨此室為爾斷疑，表發增進常因感得常果也。問：佛作此瑞，信相福作？答：信相無機，佛亦不應；若無諸佛，機無所扣。機應相須，瑞以之興。問：眾緣感瑞？信相獨感？答：通由眾緣，別在信相。若瑞在靈山，可非其力；室中所見，豈不由之？譬張家降

瑞，寧得王家受福？雖然，信相是發起之人，無容獨善。《法華》云「如為一人，眾多亦然。」就文為二：一現相由、二正現相。取結前開後之文為現瑞之由，從「其室自然」下為正現相也。正現相又二：一別現相、二總現相。從「其室自然」下是別現相，從「舉要言之」下是總現相。別相為十，表十地因成也。總相為一，表因成一果也。又別相表地地各各增益，總相表一地具諸地功德也。問：此經常果為宗，何得作相表因？答：此因是果家之因。因必成果，不乖宗也。問：前判信相是似位，後相則非其徵。若似同普賢，前相亦非其兆。答：一往云十地，一地之中皆有諸地功德表報利益，前後皆霑也。經家不定判位，秖可從容，不得剋斷也。別相有十者，一其室廣博、二其地寶嚴、三妙香氛氳、四高座涌出、五佛座華座、六放大光明、七雨諸天華、八作天妓樂、九皆受天樂、十根缺者具。此之十相表報十地功德，止可斐亹擬議，不得責其備悉。其室自然廣博表初歡喜者，此地初開過於凡聖，故以廣博表之。嚴淨瑠璃間錯表離垢地者，此地對戒，戒是諸行基檀，諸行莊嚴於戒，故以間錯表之。香氣表明地者，其地對忍，唯辱而忍增，如烟多則香盛，故以香表之。高座表炎地者，其地對精進，精進督出眾行，故以高座表之。佛坐其上表難勝者，其地對禪，禪有神通轉變大力，故以佛表之。光明表現前者，其地對般若，般若洞照，故以光明表之。天華表遠行者，其地對方便，方便善巧觸處嚴淨，故以天華表之。作樂表不動者，其地對力，力能利安一切如妓悅物，故以作妓表之。受樂表善慧者，其地對願，願滿則心喜，故以受樂表之。根具表法雲者，其地對智，因中眾行故智慧為首，智導諸行隨階而圓，故以根具表之(云云)。復次十相表一一地中具諸功德，且約初地釋之。其室自然廣博嚴事者，此相表初地智也。室者，以五陰為室。此陰非陰亦非非陰，不為陰非陰所作，亦不作陰非陰，故言自然。不得陰、不得非陰，二邊虛豁，故言廣博。非直空無二十五有、二種涅槃，亦有因中十力無畏種種功德而莊飾之，故言嚴事。嚴事即假智、廣博即空智、自然即中智，三智一心中具足，是故歡喜。天紺瑠璃雜廁間錯以成其地者，此相表初地所照境。天紺瑠璃瑩淨明徹，表真諦境；雜廁間錯種種莊嚴，表俗諦境；猶如如來所居淨土、至聖所居極尊之地，表中道第一義諦境；一地而三相、三相而一地，表一諦而三諦、三諦而一諦。有妙香氣過諸天香者，此相表初地慈悲功德，慈能與樂如香氛氳，悲能拔苦如香離臭，此慈悲竪高故言過諸天香，此慈悲橫闊故言遍滿。遍滿一切陰界入中，無不溥覆也。其室四面有四高座者，此相表初地四德。四德是祕密之藏，佛住其中如高座可坐，為坐諸佛也。有四如來者，此相表初地覺四德智，智與德冥如佛坐座也。放大光明者，

此相表初地自行化他，照此土表自行、照他土表化他也。雨諸天華者，此相表初地四辯，華雨於空如辯詮於理也。作天妓樂者，此相表初地四攝，四攝攝物，如樂樂他也。受天快樂者，此相表初地法喜，法喜澄神，如受天樂。根缺具足者，此相表初地諸根互用，耳見眼聞，一根之中具足諸根之用也。初地功德佛辯所不能宣，略舉十相表其梗概爾。初地既然，一一地亦復如是。復次十相表初地自行化他功德，前五相表自行功德、後五相表化他功德。其室廣博表自行之般若，天紺瑠璃表自行之法身，有妙香氣表自行之解脫，高座華衣表自行之因成，佛坐座上表獲記成佛也。後五相表化他功德者，放光表意輪益物也，雨華表口輪益物也，作樂表身輪益物也，又表能令眾生轉煩惱障而受法喜之樂，根具表能令眾生轉報障也。初地既然，後一一地亦復如是。從「一切世間」下是總現相也。別相文廣意略，總相文略意廣。此表十地因成，一果究竟具足也。一切者，該十法界也。世間者，包三世間也。未曾 有者，因中所無也。悉具現者，因圓理顯也。國土世間未曾 有則實相滿，眾生世間未曾 有則般若滿，五陰世間未曾 有則解脫滿。舉要者，實相是要。實相既圓，何法不滿邪？◎

從「信相歡喜」下，是第五默念騰疑序。文為二：初見相歡喜、二默念陳疑。歡喜者，既因心疑，覩瑞見佛，必知聞法，是故歡喜。從「至心念佛」下是默念求決也。夫疑情不可久處，是故騰疑。念釋迦如來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神力說法皆不生疑，唯壽命中心生疑惑：云何佛壽中八十年？念此覆心，故默騰求決也。而不發言者，四佛適現，威尊敬重不敢發言。疑既覆心，不得不念。又前默念而感瑞，今承前默念以求決爾。

從「爾時四佛以正遍知」下，是第六止疑序。文為二：一正止疑、二釋止疑。疑蓋覆心、聞法不解，故先止之。例如見諦先斷疑方進修道也。若信相實疑，宜須折止；若是起教，因其訓人。從「汝今不應」下正止疑也。云何不應？有三不應：一大用不應，八十者是佛大用，是故不應；二法性海深，非言思所測；三以信能入、以智能度，汝信智未具，豈度量所思？《釋論》云「無量法欲量，是人為覆溺。」故將不應而止之也。「何以故」下釋三不應之意。舉八眾皆不能量者，釋法性不應也。法身菩薩法性淨土，故不在言。生身菩薩若在家，為天龍等所攝；若出家，為四眾所攝；若法性身施權，亦為八眾所攝。若凡若聖悉不能思算也。唯除如來者，釋智度不應也。若如如來是則能知；既未如如來，那忽能知，舊用此語為智所知，知是無常可量之法。天台師云：不爾。如來有無量常智，能知無量常法，豈可以常智所知判為無常邪？智性既冥，大用可解，是釋三不應也。

從「時四如來」下，是第七集眾序。餘經或先集眾後現瑞，此經先現瑞後集眾，前後互出。爾時者，將欲宣暢之時也。眾者，欲色界諸天也。信相一人利益者少，有緣若集所益處多，是故集眾。眾有四種：一發起眾，信相、樹神等是也；二當機眾，聞即得道者是也；三影響眾，從十方遠來者是也；四結緣眾，當座雖未得道，作後世因緣者是也。如流水為魚說法，遠作今日得悟因緣，即其事也。此經集天龍眾，與《華嚴》意同。亦集人眾而文略，新本中有無量百千婆羅門眾，〈懺悔品〉初信相及眷屬詣耆闍崛山，即是人眾也。相承云：此經與冥道相關，正集天龍，略不說人爾。總瑞中云「一切世間未曾 有事悉具出現」，不見與二乘記，但明常辨性。與《般若》方等意同，故判屬方等教攝。此中應論乘戒緩急四句，判出天龍生處、得道不得道、權實等事，如別記(云云)。齊此判屬序段者，文云「將欲宣暢大眾雲集」，豈非序之明證邪？序分竟。從「爾時四佛」下三品半文，是第二正說段。凡三說不同。一云：〈壽量〉明常果為宗，常果契性，性即是體，二義宛然不須多惑。下〈懺悔品〉滅惡、〈讚歎品〉生善、〈空品〉導成，即是經用也。二云：〈壽量〉明宗、〈懺〉、〈歎〉明用、〈空品〉明體，此乃以因中所用之性為果上所顯之體。於義不便，故不用之。三、三藏云：正說有兩段，〈壽量〉是果段、〈三身〉是因段，二文各有序。虛空藏問為因段序，直是發問，於序義弱。師云：〈三身〉成果上義，非因義也，是故不用。初家所說好，與今意同。新舊兩文凡三處明宗：初是四佛拂疑，明應化之壽非思算所知。迹既長遠，本難窮極，上根人聞迹悟本也。若未悟者，王子明蚊蚋腳可以作城樓，鼠登兔角梯、食月除脩羅，明法身無舍利，如來真實身，舍利無是處。中根人直聞理本而悟迹也。若未悟者，釋迦論三身共說，廣分別之，本迹俱解。是為三番明宗顯體。〈懺品〉別論滅惡，通亦生善；〈歎品〉別論生善，通亦滅惡；〈空品〉導成，俱是經用也。今之四卷，止有一番明宗。文為四：初四佛說偈、二信相歡喜、三當機得道、四四佛還本。說偈又二：一經家敘、二四佛喻說。問：四佛說偈，為各為共？答：經既無文，不可定判。或宜聞共說，異口同音；或宜聞別說，各引一喻。見亦如是，若見四佛同尊特身，一身一智慧者，即是常身，弟子眾一故。若見四佛佛身不同，即是應化，弟子眾多故。分八偈為二意。初云：前四偈立譬、次一偈合譬、次二偈斷疑、次一偈結釋。次云：前四偈為譬本、後四偈合釋。兩途俱可用。舊云：四偈止譬其壽長，更無別意。是義不然。諸佛之教上中下善，其言巧妙、其義深遠，此中正是常宗斷疑。一經之要處何容無義？且作三意消文：一對四諦、二對四念處、三對四德。四諦理通因果，四念論因、四德論果。若論

果壽宜對四德，果不孤起，故念處明因；因果有本，故對四諦也。上以四佛對四諦智，今以四佛所說對四諦理。舊讀四諦文，云：知苦如苦相、知集如集相。相是其事，齊事而知，於理不顯。今明：知苦如苦相，如是其理、相是其事，即事而真，事理雙達。餘三諦亦如是。如是釋者，於四諦理義便也。又一解：知苦是知俗，如是知真，相是知中，中是實相，故今以相為中也，此則三諦具在一文。知苦既然，下集道滅亦如是(云云)。明識四諦是脩長壽境，故約四諦對偈也。一切諸水者，此對集諦。《大經》云「有河洄澓沒眾生」，即其義也。水體潤生，如集能資長。鼓怒浩瀚無處不有，集亦如是，沒溺凡聖亘界內外也。諸須彌山者，此對苦諦。小《般若》以身為須彌，即其義也。山體結構磐峙水上，如苦報積聚，為集作果，繫縛界內外色心也。大地微塵者，此對道諦。《法華》云「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」，即其義也。地體能容載水陸兩途，如通別道到此彼岸。虛空分界者，此對滅諦。《法華》云「常寂滅相，終歸於空」，即其義也。空體盡淨，五翳所不能染、三光所不能淨。如滅諦，滅無二十五有，及滅化城涅槃也。四諦理遍一切處即法身，四諦智稱境而知即報身，從體起用同其長短即應身。信相但見應短、不見應長，應尚不達，寧知報法？四佛舉四喻喻其應長，水滴山斤地塵空界尚無能思算得其邊表，況復智冥於法，淵哉玄哉、信無底際，曠矣大矣，豈有垠涯？舉應迹以釋報法，豁然明悟，斷疑之巧為若此也。釋此偈妙為若此也，行者思之思之。四偈對四念處者，念處之觀本在苦諦，唯應約須彌山偈而論，今則通對也。一切諸水對受念處，受能含納如海多容故也。須彌山對身念處，色相與質礙相類故也。大地對於想行念處，想取行行如地容載故也。空界對心念處，心但有名如空無相故也。若觀四念處是脩長壽因，若念處得道即是長壽果，故用念處對四偈也。若觀四枯念處，破凡夫之四倒；若觀四榮念處，破二乘之四倒；若觀中道念處，則非榮非枯，於其中間而般涅槃，成五種解脫，謂色解脫乃至識解脫。脫五陰縛名五解脫，洞達五陰空無所有名五般若，冥五陰現名五法身，雖三分別，不一不異、不縱不橫，名祕密藏，號大涅槃。《仁王》呼為法性色、法性受想行識。陰之法性即是法身，智冥法性即是報身。法報皆非常非無常，而能起用為常為無常，常用則長、無常用則短。信相但見無常、不能見常，於用未達，況解其本？四佛舉喻明其用常，迹常無邊非思算所得，況復體理寧可心知？信相迷除，豁如雲卷，斷疑之巧為若此也。四偈對四德者，水潤生榮對常德，山能高出對我德，碎地為塵對淨德，空無苦受對樂德。四德成就是果上所剋，果與理冥，冥於非常非無常，能起常無常用；冥於非我非無我，起我無我用；冥於非淨非不淨，起淨不淨

用；冥於非樂非不樂，起於樂無樂用。信相但見無常無樂、不見常樂，於應尚迷，何能識本？四佛舉四德之用非思算所知，體本報法杳然慮外。信相聞說，非但疑除惑斷，增信生解，故歡喜踊躍得之於懷(云云)。

「億百千萬」下合譬偈也。舊解有二失：一僻取文、二偏執義。舊云：四譬皆有齊畔可盡之物。百千是數法，數必有窮，據此為無常。今釋不爾，四佛引四譬者，乃是舉量以況無量，量物尚非思算所知，無量之法寧可圖度？億百千萬，此舉數法以明無數法。既不能數數，那能知無數？縱令知數知無數、知量知無量者，秖是化用，都不關體本。僻取之失非但自毀，又亦誣經。偏執義者，〈三身品〉云「化身亦常，處處說法」，是故為常。當知化身備有常無常義，舊人那忽一向無常(云云)？「以是因緣」下兩行，斷疑偈也。若作因緣者，因親緣疎。命是正報，不殺為因；食是依報，施之為緣。以此因緣，得壽命長。若作二緣者，不殺是不殺戒家止善、施食是不盜戒家行善，互舉止行俱是二緣。法性菩提心名之為因、止行福慧等併皆是緣，緣能顯性，會非常非無常、能常能無常。法食、不殺等皆如上說。修因既長，得果又長，顯體又長、起用又長，破其短疑也。「是故汝今」下一偈，結成也。「爾時信相」下，聞偈斷疑生信也。聞壽命無量者，解迹中之能常，其壽無量也。疑去者，解迹中之能短，其壽八十也。深心信解者，悟其本識非量非無量也。踊躍者，登位也。歡喜者，信生也。別教釋者，信相似位中疑惑去，登歡喜地中信生也。圓教釋者，信相鐵輪位中疑惑去，入住銅輪位中歡喜也。若作普賢似位釋者，下地中疑惑去，十地頂深信堅固猶若金剛，隣真接極而生歡喜也。從「說是如來」下，是第三當機上根初悟也。從「時四如來」下，第四息化也。佛本為緣興，緣已利益則攝化還本，故言忽然不現也。觀解者，諦境發智，覺慧相應，深觀此慧，亦不得慧亦不見境，境智俱寂，即是不現義也(云云)。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二◎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三

隋天台智者大師說

門人灌頂錄

釋懺悔品

◎諸大乘經多分散明懺悔，此經專以懺悔當品。今先釋名。懺者首也，悔者伏也。如世人得罪於王，伏欵順從、不敢違逆，不逆為伏，順從為首。行人亦爾，伏三寶足下，正順道理、不敢作非，故名懺悔。又懺名白法，悔名黑法，黑法須悔而勿作，白法須企而尚之，取捨合論，故言懺悔。又懺名修來，悔名改往，往日所作惡不善法鄙而惡之，故名為悔；往日所棄一切善法，今日已去誓願勤修，故名為懺。棄往求來，故名懺悔。又懺名披陳眾失發露過咎不敢隱諱，悔名斷相續心厭悔捨離，能作所作合棄故言懺悔。又懺者名慚，悔者名愧，慚則慚天、愧則愧人，人見其顯、天見其冥，冥細顯麁，麁細皆惡，故言懺悔。又人是賢人、天是聖人，不逮賢聖之流，是故懺悔。又賢聖俱是人，天是第一義天，第一義天是理、賢聖是事，不逮事理，俱皆懺悔。又慚三乘之聖天、愧三乘之賢人，不逮此天人，故名慚愧，慚愧名懺悔。又三乘賢聖皆是人，第一義理為天，約此人天慚愧，故名懺悔。又三乘賢聖尚非菩薩之賢，況菩薩之聖。今慚愧三十心之賢、十地之聖，故名慚愧懺悔。總此賢聖皆是人，第一義理名為天，約此人天論慚愧，故名懺悔。又三十心去自判聖人，十信是賢人，約此賢聖論慚愧懺悔。總此賢聖皆名人，第一義理名為天，約此人天論慚愧懺悔。合十番釋名也。

次明懺悔處者，《大經》闍王偈云「麁言及輭語，皆歸第一義。是故我今日，歸依於世尊。」又〈梵行品〉云「我昔與汝等，不見四真諦，是故久流轉，生死大苦海。若能見四諦，則得斷生死，生死既盡已，則不受諸有。」《法華》云「行處近處住忍辱地，亦不行不分別。」又云「寶處在近，汝可前進。即滅化城，即至寶所。」此經云「我當為是作歸依處」。歸依處者，即甚深無量法性也。法性秖是諦理，諦理秖是妙境。諸佛所師寂滅真如祕密之藏，十方眾聖安住其中。若得其本，本立則道生；不得其處，則平地顛墜。如盲人入棘林，動轉罣礙。為是義故，須識懺悔處也。故《普賢觀》云「端坐念實相，眾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除。我心自空，罪福無主，是名大懺悔、是名莊嚴懺悔、是名無罪相懺悔。」無罪相者，

此約空為處也。莊嚴懺悔者，約俗諦為處也。大懺悔者，約中道為處也。若三種差別者，此是歷別論處爾。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者，此圓妙懺悔也，諸大菩薩修學佛法而懺悔也。若識此法而懺悔者，最妙最上懺悔處也。《大經》云「譬如有人在大海浴，當知是人已用一切諸河之水。」《大品》云「譬如負債人依投於王，債主反更供養，何敢就其覓物？」書云「如牆頭草，非其莖葉能高能長，所依得處也。」行人若依法性為懺悔處者，高出一切諸處所也。行人若識此意，先當求覓法性道理為懺悔處也。

次明懺悔法者，法為二種：一正法、二助法。正法者，即是觀法性之慧也。法性常故，是觀亦常；法性樂我淨故，觀慧亦爾；法性不可思議、至深至妙、無上無等等者，觀慧亦爾。境智相冥無二之法如如不異者，境如智、智如境，故言如如不異也。經言「說智及智處，皆名為般若。說智及智處，皆名為實相。」說如不說、不說如說，說不說無二無別。以此觀慧歷一切法亦復如是，故云毘盧遮那遍一切處，若行若住、若明若闇皆得不離見佛世尊，六根所對無非佛法。耆婆攬草無非藥者，普能愈病。釋摩男所執一切砂礫皆變為寶，阿那律空器悉滿甘露，若如是者，所觀之罪非復是罪，罪即實相；所觀之福福即非福，福即實相。純是實相，是名大懺悔也。助道懺悔者，若純用正懺，亦不須助；若正道闇昧不明了者，修助以助之，所謂灰汁澡豆、皂莢木槵以助清水爾。略言勤用身口意而為助也，身謂旋禮、口謂讀誦、心謂策觀，而助開門，如順流順風助之以篙棹，去則疾也。如是略論正助也。

四明懺悔位者，若作一種解者，謂鄙濁凡夫應須懺悔，離垢清淨者何用懺悔？此不如是，故新本〈業障滅品〉中說：人從父母稟身，十月懷抱、三年鞠養，撫念惟惟，始能升頭戴髮。教方教數，始解作人。那忽違恩背義而行殺逆？天雖大，不覆此人；地雖厚，不載此人。此人命終直入地獄。如是逆罪應須懺悔，滅除業障。佛為人天師，師嚴道尊，凡有所說若有違犯罪莫大焉。初篇後聚那可違負？爾則欺佛負心，復負三師七僧。此則佛海死屍、華園爛肉。此四重人，應須懺悔滅除業障。多瞋墮蛇虺、多欲墮鳩鴿、多癡墮蝨蟻、多慢墮飛鳥、多諂墮修羅、外慳墮餓鬼，餓鬼常飢渴，畜生相殘害，修羅多怖畏。是四惡道，聞名尚不可，況復當之？應須懺悔滅除業障。人中八苦，一苦尚不可忍，況八苦交橫？應當懺悔滅除業障。天上有五衰地獄等苦，色界天不得速入定、求不得苦，無色界天有四心苦，三界籠樊生死窟宅，應須懺悔滅除業障。若出家人雖欲修道，為五煩惱所障心不得停，心為四顛倒所惑，不得入四念處，亦須懺悔除滅業障。念處治彼四倒，二惡不勤斷、二善不勤生，不得入如意足，煖法不發，亦須懺悔。五根不生，喜有退墮。

根生未有力，雖有力未隣真如。是四善根中，應須懺悔滅除業障。苦忍明發雖不墮三途，欲界七生次第應受。一生尚苦，何況七生？雖斷欲界五下分六品，餘三品在，亦應懺悔。雖斷五下八品，盡餘一品在，雖斷色盡，餘無色分在，亦須懺悔。雖入有餘涅槃，猶有果身在，身子風熱、畢陵伽眼痛，欲棄有餘入無餘，亦須懺悔。雖斷三界正使盡，習氣尚存，亦須懺悔。支佛亦爾，亦須懺悔。若乾慧地，未得理水霑心，故言乾慧；性地未能見理；八人見地猶有愛惑；薄地神通未能，還生欲界；離欲地猶有上界惑；已辦地不能除習；辟支佛地但作神通，不能達文字；菩薩地未窮至極，如是等位皆須懺悔滅除業障。十信但信，未能稱理；十住但入偏理；十行但事，未能入中；十迴向但修中，未能證中；十地雖證中，地地皆有障，未窮於學，不得無學，應須懺悔滅除業障。又十信雖三智圓修，但是方便陀羅尼；十住已去乃至等覺已來，秖如十四日月，非十五日月，匡郭未圓，光未頓足、闇未頓盡，應須懺悔滅除業障。齊此已來，當知懺悔位長，其義極廣，云何而言止齊凡夫？是故《五十校計經》齊至等覺皆令懺悔，即其義也。若人得聞如此懺悔，功德不少。故文云「非於一佛五佛十佛修諸功德聞是懺悔，乃於無量百千佛所修諸功德聞是懺悔。語其華報，在在處處常為國王輔相大臣之所恭敬。語其果報，常為十方諸佛互相恭敬。」直聞此懺悔，尚得如此功德，況復如法修行。已聞懺悔義，此法從經出，此經從佛說，是故當報恩歸命禮諸佛(云云)。懺悔品依字訓釋，懺者鑑也，披陳發舒己之三業，不敢隱諱令他委鑑，顏惡而口蹙、心摧而意伏，身被鑑故而顏惡、口被鑑故而脣蹙、心被鑑故而意伏，故懺名鑑也。悔者廢也。內懷鄙恥，悔造眾非。悔身故則三廢、悔口故則四廢、悔心故則十廢，故悔名廢也。又法門釋者，懺悔名慚愧，慚愧是白法。又自不作惡，不教他作惡，如是等種種說。懺悔有三：一作法、二取相、三無生，此三種通大小。小乘作法者，如毘尼中發露與學二十僧行摩那埵、或半月作法、或對首作法、或責心，但令作法成就、不障僧事，即清淨也。《阿含》中亦作相懺，犯欲人作毒蛇口想，此觀成時婬罪即滅。亦有觀空懺，秖是真空。大乘中亦有作法，或八百日，虛空藏塗廁是也；或九十日，《般舟》是也；或四十九日，大悲懺是也；或二十一日，《法華》是也；或七日，方等是也。灰湯澡豆淨身、辛酒禁口、慚愧勤心、旋誦各有遍數等、皆作法懺攝也。取相懺者，如方等求十二夢王，菩薩戒見華光摩頂，虛空藏中唱聲印臂，相起罪滅。雖不正明作法，兼得事用也。無生懺者，如《普賢觀》云「端坐念實相，如日照霜露。」觀空緣理無相最上，雖不正作事相，兼上兩懺也。作法懺成，違無作罪滅，而性罪不除。如犯殺生，作法懺成，違無作罪

去，而償命猶在，即其義也。取相懺能滅性罪，性罪去，違無作罪亦去。如伐樹枝葉萎，根本未去，續生如故也。觀無生懺能滅無明，如覆大地根枝葉等悉盡無餘。又作法滅違戒上罪，取相滅犯定上罪，無生滅犯慧上罪。又作法滅三惡道報障，取相滅人道報障，無生滅三界有漏報障。又作法滅三惡道業障，取相滅人道業障，無生滅三界有漏業障。又作法滅怖畏憂愁之煩惱，亦是破煩惱；取相滅四住之煩惱，無生滅無明之煩惱。又三種懺共除報障，取相除業障，無生除煩惱障。又作法懺如服薑桂，差病而已，不能肥身，譬罪滅不能生善；取相懺如服五石，病差身充，不能得道；無生懺如服五芝，病除身飛，升仙得道。如是等種種分別，行者須知。今文具有大乘三懺，著淨潔衣，專聽是經，又七日七夜朝暮淨心等，即作法也。於其坐處得見彌勒、文殊、普賢，即取相也。五陰舍宅觀悉空寂，本無有生亦無和合，即無生也。三意宛然，故能滅諸惡、蕩五障，顯經力用也。

從此品下，明經力用。今品正明夜夢晝說懺悔斷惡拔苦，下品正明昔歎發誓生善與樂，旁正互舉。此品文為二：初夢中見聞、二覺已說見聞。夢又二：一夢見金鼓、二夢擊鼓聲。見鼓又三：一正見鼓、二見鼓光、三見光中佛。夢者，是入如夢三昧也。又入觀如夢，出觀如覺。入觀心靜能觀法性，法性即金鼓。金鼓體圓空鳴，圓即法身，空即般若，鳴即解脫。姝者，勝義深義。大者，廣義無量義。如上文遊於無量甚深法性意爾。姝大，略敘鼓體，委論應言圓姝大、空姝大、鳴姝大。鼓體備三種，三種皆甚深無量，此即夢中所覩法身，觀一而見三佛也。從「其明溥照」下，是第二見鼓光也。光是智慧，契此法性克成大果。智與體冥，體圓姝大、光圓亦姝大，體空姝大、光空亦姝大，體鳴既姝大、光鳴亦姝大。何者？此身與諸佛同體同意故也。即此夢中所覩報身佛，一佛而三也。從「復於光中見十方佛」下，是第三見光中諸佛也。光從鼓出遍照十方，用從體起應周法界，與機緣同事也。瑠璃座者，所安之理也。佛坐其上，智稱法性也。大眾圍繞者，所應之機也。此即夢中所覩應佛，即一而論三也。覩此三佛，即是三身、三德，種種三法門從此設教，名金光明也。

從「見有一人」下，是第二夢見擊鼓。文為三：一見擊鼓、二出大音聲、三聲所詮辯。鼓是法身，擊是機智，婆羅門是淨行，似是隣真。隣真之人以似解之淨智和會法身，甘露相應滅苦生樂。鼓是法身，枹鼓合是報身，擊出是應身，聲所詮辯是法界大用，起教利益眾生。從「時信相菩薩」下，是第二覺已說見聞。文為四：一往佛所、二與緣俱、三伸敬、四述夢。夢者，入法門為夜夢，出法門如過夜至旦。又三十心惑障未遣故如夢，登地斷惑如過夜至旦。觀解

者，觀行位中所觀三身如夢，分真位中所觀三身如旦。出王舍城者，表出因位也。往耆闍崛山者，表向果地也。伸敬有三：頂禮是身敬、瞻仰是意敬、說夢是口敬。頂禮者，菩薩居因，信首為貴；諸佛在果，慈悲為賤。以貴敬賤也。從「以其夢中」下，是第四述夢也。此下總有一百六十二行偈，分為二：初四行半總明夢、後一百五十七行半別明夢。總又為二：初三行半明見金鼓、後一行明見擊鼓。見鼓又三：初一行見鼓形狀；次一行見鼓光明；次一行半見光中諸佛，即長行中三身意入觀所觀之境也。次一行見擊鼓者，自覩其觀智之機，扣擊法身之境也。出大音聲者，已如上說，自覩其境智合，能多利益也。從「是大金鼓」下一百五十七行半偈，別明夢事。文為二：初從「是大金鼓下至悉能滅除」有二十一行三句，明金鼓有滅惡生善之力。二從「一切諸苦無依無歸」下一百三十五行三句，正明教詔懺悔之法。就能滅惡生善文為六：一有三行，滅世間因果之苦；二有三行，生出世間因果之樂；三有四行，能令眾生自行化他俱備；四有四行，能滅眾生報障，又發宿命通；五有四行，能令眾生得諸法門，先少得後多得(云云)；六有三行三句，能破眾生八難流轉。釋此六義，皆從三塗漸至人天二乘菩薩等，一一皆有破惡生善之力。從「一切諸苦無依無歸」下有一百三十五行三句，是第二明教詔懺悔之法。文為五：一從「一切諸苦」下有十九行一句，教自說過罪懺悔。二從「我當供養」下有三十五行，明供養諸佛自行化他修懺悔。三從「諸佛世尊我所依止」下有二十一行，明稱歎修懺悔。四從「我以善業諸因緣故」下有五十一行半，明發願修懺悔。五從「若有敬禮稱歎十力」下有九行，結成懺悔。生起五意者，但眾生邪倒障理不識法性，愚癡障解不識因果，惡業障行不識善法。聖人慈悲，因大士之夢，示其懺悔、示其道理、示其因果、示其善行故論自懺，荷佛恩深故伸供養。供養不洩其誠，故歌詠稱歎。供養是行，須願指歸，行願既圓，結成讚美也。自懺文為三：初一行一句，明法身是依憑之所；次兩行，請佛覆護；次十六行，正明懺悔。夫法身具三德，即是一體三寶，法性是法寶，寂而常照是佛寶，遍一切處是僧寶。自凡夫二乘雖不知，亦不出法性。總而言之，一切菩薩何嘗不以此為歸依，依此則本立而道生也。內本雖立，外無佛加，不得成就；若蒙擁護，斷惡生善，辦在斯須。如萌芽得雨，扶疎豐蔚，是故請佛也。內外因緣既備，正須懺悔也。正懺文為二：初三句，總明懺悔；後十五行一句，別明懺悔。總懺者，總懺三障也。本者，煩惱是二障本也。惡者，報障也。不善者，業障也。三障障三身、三佛、三寶。三障若轉，諸三法門悉明，故總懺也。別懺者，別懺三障也。文為三：初一行一句，懺煩惱障；次一行，懺報障；次十三行，懺業障。諸十力前

者，正懺煩惱障也。獨頭無明癡倒殊甚，不識法身佛也。法身佛遍一切處，癡闇不知，公於佛前造作眾罪，如牛羊不識天子、如鳥雀不識槃像，於前造過。愚癡不識法身亦復如是。父母恩者，方便是父、智度是母，此二法門能生法身。而不識者，是不知報佛也。不解善法者，善法是助道之行，能資智顯理。而不解者，是不識應佛。三佛皆不能知，豈非無明過患？此別懺煩惱障也。「自恃種姓」下，別懺報障也。略言有三種：一以姓傲他、二以財忽物、三以壯年陵彼。雖報有此三，不應自恣。若縱恣者，此報成障事也。今更約法門解。出家人以慧為姓、定為財、戒為年。染此三法自尊卑他者，是名染法，非求法也。《法華》云「汝年少壯我年衰邁」者，凡人以五陰盛為壯，二乘通教以空出有為壯，別教菩薩以法眼過慧眼為壯。著此諸法者，悉是恃強陵弱成報障也，悉須懺悔。從「心念不善」下十三行，別懺業障。文為十二：初一行，懺由心口造惡業，亦是教他作惡也。從身口意是自作惡也。二一行，懺內外因緣造惡業。三一行，懺五欲因緣造惡業。四一行，信受邪師造惡業。五一行，隨順惡主造惡業。六一行，愛心所使造惡業。七二行，為衣食女色造惡業。八一行，於佛世敬田造惡業。九一行，於無佛世敬田造惡業。十兩句，於正法造惡業。十一一行，於恩田造惡業。十二一行半，總一切處造惡業。造業因緣甚多，不可具列，故總而懺之。若欲細釋，從人道為始，二乘通別菩薩等行一一作之，例應可解。故《五十校計經》云「上至等覺皆須懺悔」，即其義也。◎◎從「我今供養」下三十五行，明供養諸佛。所以供養者，我本癡盲，蒙示懺悔，此恩深重，故興供養。文為二：初一行，明財供養；後三十四行，明法供養。法供養為二：初八行半，明化他法供養。隨順如來慈悲法門，濟利含識，是為化他修法供養。後二十五行半，明自行法供養。隨順如來智慧法門，修十地功德，是為自行修法供養。諸供養中法供養最為第一，財供法供、事理自他皆悉具足也。化他法供養，文為二：初四行，化他令其修行；後四行半，化他令修懺悔。初修行者，我自行十地為法供養，今復化人令法供養。譬如一燈然百千燈，暝者皆明，明終不盡。其意有四：初明化始，以大悲拔苦；次勸真因，十地之行；次勸真果，菩提大覺；次勸精進，督使速成。夫眾生等故，性欲亦等，善巧度一，眾多亦然。不計劬勞積行累德，功成大覺，即智德滿。盡一切苦，即斷德滿。文自明顯，不俟多釋。觀心者，調一念心，使真明發，任運成真果。調一切心數亦復如是，「弟子眾塵勞，隨意之所轉」，即此義也。次四行半，化他令修懺者，我蒙佛教懺，還以懺教他，重重然無盡燈，化化不絕也。文為三意：初欲為說懺、次正為說懺、三說懺已。千劫者，假多以顯懺力大爾。譬如惡人造

罪山積，能拔於王難，尚分半國償，豈復問其前愆？說千劫造逆雖復厚重，能拔法性之王，從如來藏中顯成法身者，大覺朗然超升自在，寧復為五無間業之所縛邪？從「我當安止」下二十五行半，自修法供養。文為二：初五行自修行、後二十行半自修懺。前自懺竟，今那復重？譬如金師，從初習學至于皓首，互燒互打器成方息。修行譬智燒，修懺譬斷打，智斷極乃止，重說無咎。前是自行門，今是法供養門，為異也。自修行又為三：初一句標章，我當安止是也；次修因，十地是也；次成果，菩提是也。珍寶者，十地因可貴，諸地即是珍寶也。脚足者，十地是果家之基本，故言脚足。又十度是十地之脚足，於餘功德非為不修，隨力隨分，正以檀為初地之足。檀足若滿得入初地，乃至智度足滿得入十地，故十度為十地脚足也。果中有總明果滿、別明果滿，在文可知。功德光明者，是果上二種莊嚴也。令眾生度海者，即果上轉法輪也。從「諸佛世尊」下二十行半，明自修懺。文為二：初一行請佛、後十九行半明懺。文為五：初四行半懺報障；次一行半懺煩惱障；次六行懺業障；次兩行明迴向；次五行半懺善惡兩難。就報障，文又二：初二行半出報障相、次二行請除滅。百劫者，受報之時也。時中受身，身即是報。報有所作，作即是障。貧窮困苦，是依報不圓，亦是報障也。愁熱驚懼者，由貧窮外偪故驚懼內焦，皆報障也。所作眾惡者，即想行陰苦也。貧窮困苦者，即色陰苦也。愁熱驚懼心常怯劣者，即識陰苦也。暫無歡樂者，即受陰苦也。此皆報障意爾。次煩惱障，文為二：初兩句出相、次一行乞清淨。次業障，文為三：初二行豎論三世造業、次二行橫明現起十惡、次二行求懺過去業。今正受者名為報障，未受者繫屬行人，若修善道能為障礙。問。過現須懺，未來未有，云何言懺？答：數家呼為未來有，論家呼為當有。《大經》云「遮未來故，名之為殺。現在念念滅，何所可殺？秖遮斷未來，名為殺爾。」經論悉以未來為有，故須懺也。今更舉現事例之。如在家人晝度生方起無量惡念，事雖未有次第必更。忽然發心捨家修道，前所念事併與緣差。未來之業亦應如此，雖非現有，時到必然。今若懺悔，索然清淨。橫開現世三業為十惡，可解。遠離者，惡斷也。修行者，善生也。十住者，初心因位也。逮十力者，後果滿也。次明迴向者，眾生頑故，愛著於有，不能升出。今懺此罪，故云迴向。他以若此國土及餘世界為隨喜之文。今意不爾，此土他方凡所作善，皆施眾生共向佛果。如聲入角則能遠聞，方便力大與虛空等。又結文云「是迴向」，不得作隨喜，釋隨喜在下文也。釋八難者，此是善惡中論八難，非佛前佛後之八難。文為二：初四行指惡為難；次一行半指惡遮善為難，或指善遮道為難。初四句是報障難。諸有者，二十五有。報得之身造作眾惡，豈

非報障？生死險難有二解：若取其因即是業障，若取其果即是報障。種種淫欲，即煩惱障。心輕躁者，復是報障。輕躁是覺觀，覺觀屬報法。如羅漢斷煩惱盡，出觀猶有覺觀散心。當知輕躁是報障，非煩惱也。更舉世人學問迴轉易轍，不成業障，皆由輕躁之過，豈非障邪？近惡友難者，惡友能污染人三業，此屬業障。如移厩於屠邊，如孟母隣於哭貨，朱赤墨黑，即其義也。三毒，是煩惱障也。「遇無難難」下，此有二義：一若不修善，障難不興。若欲修善，惡障即起。善非是障，惡來遮善，名善為難。此義易知，常人皆作此解也。二者諸善是難，善能障道，豈非難邪？此義今當說。遇無難難者，自謂無惡，不肯修善。如二乘入空生滅度想、生安隱想，不復進求菩提，即其義也。修功德難者，多作有為，求可意果。如一比丘專行福德，不修禁戒，墮白象中，七寶絡身金盂承糞。又如妙莊嚴王本事等，豈非修功德難？值好時難者，如劫初時在麝單越時，一向受樂都不修道，豈非值好時難？值佛亦難者，如旃遮婆羅門女、善星、調達等，皆是值佛而難。例此應云：聞法起謗、值僧起破，皆是難也。若讀作難易之難者，此是惡來遮善之義，使善難成也；若讀作障難之難者，此是善自是難，能障於道。又依經文云「如是諸難，今悉懺悔。」當知經作障難之難義也。

從「諸佛世尊我所依止」下二十一行偈，是第三稱歎。若論次第，前財法供養是身意，身意未洩未備，今更口歎。若作法門者，前是供養法門，今是念佛三昧法門。文為三：初一行標章歎、次十九行正歎、三一行結歎。標諸佛者，橫則十方、竪則三世，事即報應、理即法身。言略而意廣，標章之巧妙也。我所依止者，依止法性一體三佛也。佛海者，四眼入佛眼，十智入如實智，皆失本名字，但名佛眼佛智，如物投石蜜、如流會海，無不甘醎者。法性三佛攝一切法，故名佛海也。就正歎為二：初十六行寄言歎、後三行絕言歎。寄言又二：初一行略歎略況、次十五行廣歎廣況。略歎者，諸相好中略歎金色。《釋論》以即時鐵比即時金，即時金比海金，海金比龍金，龍金比閻浮洲金，閻浮洲金比四天王金，如是轉轉比第六天金，第六天金比佛身金色，第六天金如鐵。又佛金光徹照，壁障無影。佛入城時放光照地，一女人低頭禮拜，金釵墮地，唯見晃晃，不知何者是地？何者是釵？佛過後光歇，方見金釵爾。然金色身是眾相所依處，唯舉金色，故知是總歎眾相好也。金有四義，堅不可毀譬常，得之者富譬樂，體無瑕穢譬淨，色妙晃曜譬我。諸德之中，四德為總。猶如須彌者，須彌為四寶所成，況佛身具足四德，故知總況也。廣歎廣況，文為二：初十二行半廣歎、次二行半廣況。廣歎又四：從「其色無上」下二行，廣歎金色無上。無上者，我德也。從「善淨無垢」下三行，廣歎佛色無垢。無垢者，淨

德也。從「功德巍巍」下三行半，廣歎佛色安住。安住者，常德也。從「三有之中」下四行，廣歎佛色能除苦毒，即樂德也。從「如大海水」下二行半，廣況。文為二：初二行廣況、二半行合喻。佛功德海，思所不能知、言所不能盡，心行處滅、言語道斷，即此義也。海水難知，況常德也。地塵難知，況淨德也。山斤難知，況我德也。空邊難知，況樂德也。「諸佛亦爾」下，合喻也。從「一切有心」下三行，絕言歎也。文為二：初一行半正絕言歎、二一行半牒譬帖合。一切有心不能得知，即是絕思。思既已絕，口何所宣？即絕言也。更牒譬帖合，在文可見。從「相好莊嚴」下一行，總結。相者，結一切相。好者，結一切好。莊嚴者，一一相一一好中皆具眾德以為莊嚴也。

從「我以善業諸因緣故」下有五十一行半偈，是第四發願。行若無願，如牛無御，不能有所至。如畫無膠、如坏未火、如水中月，故以願持行。亦是懺悔退轉之罪也。文為二：初有四十七行半明發願、次四行約願隨喜。初願又二：初九行自發願、次三十八行半為他發願。自願又二：初四行願果滿、次五行願因圓。果滿願又四：初一行成佛道是願意輪滿、次一行說法是願口輪滿、次一行摧魔是願身輪滿、次一行住壽久益是願慈悲滿。因圓願又四：初一行具六度願有為功德圓、次一行願無為功德圓、次二行宿命念佛圓、次一行值佛圓。為他發願，文為二：前八行半願作藥樹王身大悲拔苦、後三十行願作寶珠王身大慈與樂。拔苦，又為四：初一行總拔眾苦、次一行拔根不具苦、次兩行拔病苦、次四行半拔王難苦。與樂，又為三：初十六行半與世間果樂、次九行半與出世因樂、後四行結成。上文大悲拔苦，根不具者令具；今大慈與樂，視聽聰明暢悅快樂。諸根語同，與拔小異也。從「願諸眾生常得供養」下九行半，與出世因樂。文為二：初三行半令修行外緣具、次六行令修行內因具。外緣又二：初二行值三寶、二一行半離八難。人緣不同，或值佛難不除、或難除不值佛，今願其亦除亦值。內因又二：一半行生尊貴家、二五行半多饒財寶。人因不同，或多財而卑賤、或尊貴而貧窮，因不具足，今令其亦貴亦富。女有五礙，願其無五礙苦。從「若我現在」下四行，結成自他誓願也。前二行結自、後二行結他。從「若此閻浮」下四行，約願隨喜。隨喜者，慶他修善也。亦是懺悔疾妬之罪也。文為二：初二行隨喜於他、後二行隨喜於自。

從「若有敬禮」下有九行偈，是第五結成。文為三：初二行結成斷惡，故言超六十劫罪；次四行半結成生善，故言國王大臣之所恭敬；次二行半結值佛多，雖不別說善知識，佛自兼之。

釋讚歎品

讚歎，凡有四意：一從能讚人、二從生善、三從滅惡、四從所讚人、一從能讚人者。前品明信相思疑佛壽，四尊盡降其室。一心信解，夜夢金鼓出聲，旦向耆山說夢。今品佛述其昔為龍尊，面讚法王，願我當來夜夢晝說。說斯人之本事，故言〈讚歎品〉。二從生善得名者，夫善不孤運，生必託緣。緣中勝者無過於佛，龍尊讚佛能生妙善，從生善緣得名，故言〈讚歎品〉。三從滅惡得名者，罪之尤者無過毀佛，若翻滅斯罪應須讚歎。讚歎治於毀訾，從能治得名，故言〈讚歎品〉。四從所讚人得名者，即是去來現在三世諸佛，諸佛極尊甚深，無量稱揚顯說，故名〈讚歎品〉。若欲分別，述得名為讚、褒喻名為歎，亦更互分別爾。《釋論》第三十云「美其功德名為讚，讚之不足又稱揚之名為歎也。」此品有恭敬是身業，尊重是意業，讚歎是口業。口業不發，身意不暢。為暢身意，音聲為佛事，故稱揚顯說，褒美如來真實功德，故言〈讚歎品〉也。結此四義，都是四悉檀因緣，立此品名，故言〈讚歎品〉也。此品雖從四悉檀立名，正是生善之用。文為二：一長行、二偈頌。而對告地神者，主此大地，菩薩行行皆寄其上，壽命長久見去來今事，證義事強。如《瑞應》云「積功累德誰為證？佛時指地，是知我。」今說往昔金龍尊事，所以對告地神也。又對善女天者，男天陽表權、女天陰表實。實智能生眾善，善生故宜對善女，證往故宜對堅牢(云云)。今論生善之用，故對告善女。金龍尊者，此王往昔修金光明法門，依法性理，故言金；能以智慧讚三世佛，辯如雲雨，故言龍；能為眾生作大利益，為物所仰，故言尊。從行得名，故言金龍尊也。總有六十二行半偈，文為三：一三十五行讚三世佛、二二十五行半發來世願、三二行結會二世事。就讚佛，文為五：初一行半總讚、次二十三行別讚、次三行遍類讚、次五行半絕言讚、次二行迴向。總讚者，豎總三世、橫總十方。世方是總事、微妙寂滅是總理。總理是總法身、總事是總報應二身。總讚三身，亦是總讚三德、三寶等種種三法門。如是諸佛總皆清淨。清淨者，即是總讚之辭也。非但清淨，亦常樂我(云云)。

從「色中上色」下二十三行，是歷相別讚。其文間出，分為六意：初六行半讚七大相海，亦讚髮紺之好；次二行讚兩小相海；次兩句遍讚大相海；次十三行又讚四大相海；次兩句讚一小相海；次兩句讚手足柔軟，復是一大相海。所以然者？大相小相更相間填，共嚴佛身。龍尊巧智如法相解，如法相讚，故大相小相相間而讚爾。夫相好本莊嚴佛身，佛身多種，父母生身、尊特身、法性身，身既不同相好亦異，相體不同相用亦異，相用不同相業亦異。三身異者，

如林微尼園舉手攀樹，化右脇生，天地大動，阿夷甚驚，披氍而相，相相炳明決定成佛，悲不能聲。此是生身佛相也，如《釋論》說。尊特身佛巍巍堂堂，譬如須彌映臨大海，所有大相小相亦巍巍堂堂，不同常身常光常相，此即尊特佛身相也。法性身佛者，非是凡夫二乘下地之所能見，唯應度者亦令得見，此即無身之身無相之相。一切智為頭，第一義諦髻，八萬四千法門髮，大悲眼，中道白毫，無漏鼻，十八空舌，四十不共齒，四弘誓肩，三三昧腰，如來藏腹，權實智手，定慧足，如是等相莊嚴法性身佛也。種相業者，如《釋論》修百福德成於一相，三千二百福德成三十二相，此即生身佛種相義也。若以空慧導諸相業，一一業悉與空相應，諸相應中空相應最為第一，此是尊特身佛種相義也。若以實相慧導成諸業，一一業無非實相法界，此是法性身佛種相義。三身、三種相、三種相業不得縱橫並別。若一異者則不清淨，非微妙寂滅。以不縱橫並別，故是絕言，言歎所不及也。今經正讚尊特身相，上兼法性、下攝生身，處中而明，實讚者之巧(云云)。一一相皆明其用，如足下安平相，一切魔邪無能傾動者，一切有無無能動者，一切邊無能動者。如頂肉髻相，法不禮、人亦不禮、聖亦不禮，分中別有所出(云云)。

從「去來諸佛」下，是第三遍類讚。諸佛法身平等，一心一慧應化亦然。特舉一佛一相以為讚端，遍類諸佛亦復如是。《文殊問般若》云「念一佛功德與十方諸佛等」，即其義也。身口清淨者，有二解。一云：所讚者三業清淨，我今悉禮。二云：能讚者清淨，以好華香是身淨、奉獻是意淨、歌詠是口淨(云云)。

從「設以百舌」下是第四絕言讚，初三行半是絕言讚、次二行是絕心讚。而有三番者，或應擬三身絕言也。一人百頭，頭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住壽千劫，讚生身佛相好功德不能得盡。一人千頭，頭有千口，口有千舌，住壽萬劫，讚尊特身佛相好功德不能得盡。大地及天毛滴其水，一切有心不能知法性身佛相好功德，是故絕言絕心歎。

從「我今」下兩行，總迴向也。

從「如是人王」下二十五行半，是第二廣發來願。文為二：初一行佛述、後二十四行半是龍尊發願。文為五別：初五行夜夢晝說願、次兩行為他取淨土願、次兩行半同求記劫願、次三行下化願、次十二行上求願。其間細釋可尋。問：諸願皆剋，此中何不與記？答：法伴未來，來在不久(云云)。

從「信相當知」下兩行，是第三結會古今，如文。◎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三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四

隋天台智者大師說

門人灌頂錄

◎

釋空品

夫空者，應有四種，謂滅色入空、即色是空、滅邊入空、即邊是空。此經通諸乘懺悔，應須四種空，而今品但標空者，專是即邊而空也。何故爾？經云「無量餘經已廣說空」，是故此中略而解說也。又空者，空有、空無。空有者，空二十五之塊有。空無者，空二乘之灰無。兩邊清淨，名之為空。直作此說，惑者迷名濫理，不能超悟。今作六句分別：空破非有非無、非有非無破空、空修非有非無、非有非無修空、空即非有非無、非有非無即空。空破非有非無者，所謂凡邪非有非無見，二乘偏住非有非無證，別教教道執非有非無門，悉為空品空所破也。凡邪之見多種，一單四見、二複四見、三具足四見。單四見，可解。複四見者，謂有有有無、無有無無、亦有亦無有亦有亦無無、非有非無有非有非無無，此是複四見。具足四見者，於一句中具有四句，四四十六句，故名具足也。雖單複具足，皆苦集浩然。雖計為非有非無，實是妄見，故為空品空所破也。二乘偏住非有非無證者，斷常見故言非有，斷斷見故言非無。有無二見滅無餘，三界見思永已盡，生滅度想、生安隱想，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保此而已，不復進求三菩提。但二乘發真，斷常見斷斷見，其門不同。或從有門入，如《阿毘曇》；或從無門入，如《成實論》；或從亦有亦無門入如《毘勒》；或從非有非無門入如《那陀迦旃延經》。離斷離常，名聖中道。四門俱斷斷常，名同中道，實是保偏取證，故為〈空品〉空所破也。別教教道執非有非無門者，佛為鈍根菩薩方便權巧作四門說中道，如彼柵喻。不得意者，四門成諍。故《涅槃》云「真善妙有大般涅槃空，佛性亦色、非色、非色非非色。若各執一門，則於如來有諍訟心，不見中道。」執此教門，猶為〈空品〉空所破也。新本云「初地菩薩欲行有相道」，斯即一門之意也，文中悉有四門之說。《大經》云「自此之前，我等悉名邪見人也。」非有非無破空者，還是凡邪之空見、二乘之空證、教道之空門，墮在二邊，故為中道非有非無所破也。相修者，見空、證空、教道空，應修中道非

有非無也。非有非無見、非有非無證、非有非無教門，應修中道空也。相即者，破二邊空即是中道非有非無。中道非有非無，即是破二邊空無二無別。般若是一法，佛說種種名，空即是非有非無，而不以非有非無為名者，為略說故，故言〈空品〉也。此品來意者，〈懺品〉破惡、〈讚品〉生善，〈空品〉導成滅惡生善也。亦是導成用宗體等，故《釋論》云「若以無此空，一切無所作。」導成上品，故明〈空品〉也。又常果顯體，滅惡生善非不明空，利者已解，為鈍根故起大悲心，更明五陰生法本性空寂爾◎

此品有四十五行偈，分為二：初四行半敘欲說空、次四十行半正說空。無量餘經者，指廣而明略，亦是標略以顯廣。若指《般若》，則此經非方等攝；若不指《般若》，諸經不廣明空義。此復云何？答：諸經前分結集人應作次第，而其後分皆攝入前例。且舉一以類諸。如《阿含經》云「佛將涅槃，舍利弗不忍見佛滅，前佛而去。均頭頭擎衣鉢來至佛所。」此是窮後之事。而在十二年前《阿含》中集，當知《阿含》後分至《涅槃》也。又方等次第在《法華》前，而云「先於靈山已為聲聞授記」，豈非方等至於《涅槃》。又《大品》次第在《法華》前，《釋論》云「須菩提於法華中授記故，而諸菩薩為畢定？為不畢定？」當知《般若》亦至《涅槃》。以此推之，言次第者是前分也，互相指者是後分也。結集者以後分明義氣類若同，向前集之；或者不知言乖次第，實不乖也。此經屬方等後分，指《般若》為廣說，於義無妨。略而解說者，佛有略廣二門，應作四句分別：或名義俱廣，如十八空、二十空、二十四空是也；或名義俱略，如一獨空是也；或名廣義略，如法性、實相、實際、如如、法界等眾多名，共名一義是也；或名略義廣，如生法二空之名，而義大廣。迄從凡地至于極佛皆名眾生。《釋論》云「眾生無上者佛是」。從凡夫之五陰極至佛地，亦稱色解脫、受想行識解脫。《釋論》云「法無上者涅槃是」。今言略說生法二空，下文云「五陰舍宅，觀悉空寂。善女當觀何處有人及以眾生？」即其義也。眾生根鈍者根緣不同，或廣說得悟名利根，或略說得悟名鈍根。此語似倒？身子一聞得悟，是略是利；目 連再聞得悟，是廣是鈍。此經意不就得悟邊明利鈍，乃是聞持邊論利鈍。利人廣聞則能持，鈍人略聞方能持。今機但有得悟之機，無有廣持之機，故言不能廣知也。無量空義者，二乘真諦是有量空義，菩薩中道是無量空義。此經明法性實相，即是無量空義也。異妙方便者，即是悉檀方便，巧作上來辨果明因、滅惡生善種種分別等是也。起大悲心者，一段眾生著有病重，故大悲亦重也。我今演說者，演名為廣，與略相違。上論生法二空是名略，今論生法二義，故言演爾。知眾

生意者，知此一機樂略宜略、對略悟略，故言知意也。敘欲說空意竟。

從「是身虛偽」下四十行半偈，是第二正明於空。又為二：初從「身偽」下十九行半，明生法二空境；二從「善女當觀」下二十一行，明生法二空觀。無境觀不正、無觀境不顯，應引《止觀》中十番檢境智明不可思議。下文云「不可思議智境，不可思議智照」，新本云「如如法，如如智」，即其義也。明空境又二：初從「是身虛偽」下十七行半明實法境、二從「水火風種」下二行明假想境。實法者，觀五陰無法，觀十六無人。空觀詣理，故名實法；身雖未死，虛假臭穢，故名假想。亦名慧行、行行。緣空直入，名為慧行；帶事兼修，名為行行。亦名正道、助道。空觀順理，名為正道；不淨破貪，名為助道。小乘修正道斷結，名慧解脫人；修助道斷結，名俱解脫人。《大品》明菩薩發心與薩婆若相應者是修正道，遊戲神通淨佛國土者是修助道。《法華》名為大車儐從，即此意也。《涅槃》明正慧遠離，遠離十相，住大涅槃。又諦觀白骨，破二十五有，成王三昧。眾經同論此二義，而互有廣略。今經略明，正助意也。實法境又二：初從「身偽」下十行半約苦果論境、二從「從諸因緣」下七行偈約集因論境。觀此苦集而起道滅，若能見四諦則得斷生死。生有既盡已，更不受諸有(云云)。苦境又三：從「身偽」下兩句明生空境、次從「六入村落」下九行偈明法空境、次從「身空虛偽」下一行結上生法二空境。是身虛偽為生空境者，攬陰成身。計有我人眾生壽命，身見得生。若體其生名虛偽，則求身叵得，身見不起，餘知見亦寂，故約假生為生空之境。又檢此身原由，一念妄想託父母遺體，假名之始也。此赤白二滓，色陰也。覺苦樂，受陰也。想此苦樂，想陰也。具三性，行陰也。識於中住，識陰也。又精血是地大，濕是水大，煖是火大，氣命是風大，四大圍空是空種，心依此住是識種，此實法之始也。觀此身與名依妄偽法，豈可為真？故言虛偽。空聚者，身名積聚，如水上泡圍空而起，泡名亦起。起即有滅，泡名亦滅。無明業力託父母體，即陰泡起。陰泡起即身名起，陰泡滅則身名滅，故言空聚也。從「六入村落」下明法空境。何以知之？此文但細檢根塵、不論人我，故知是法空境。文為三：初一行明六根、次三行明十二入、次五行明十八界。六入者，六根也。能生於識，名之為根。塵之所趣，名之為入。亦為識之所入，故名六入也。檢其元初，但有三事，謂命、燸、識。如凝酥薄酪，七日一變，巧風所吹，開張五胞，攬四大淨色，結成眼耳鼻舌身等。諸根若立，則有生識之用。是為開色為五，心但為一。識依根住，故名為村。塵從此入，故言結賊所止。眼見耳聞鼻嗅舌嘗身觸意緣，各有所伺，不得相濫，故

言各不相知也。從「眼根受色」下明十二入，更開色為十，并一入少分。開心為二，成十二入也。塵入於根，根亦入塵，互相涉入，通名為入。根生識強，別名為根。塵污義強，別名為塵。當一根塵互相涉入，故言各各自緣。他根不入此塵、此塵不入他根，故言不行他緣也。從「心如幻化」下明十八界。更開心為八、色為十。界者，隔別不濫，名之為界。文為三：一「心如幻化」下明識遍諸根。假令眼耳不對於塵，心亦追緣預念，故言馳騁。如人坐馳天下，以愚癡故，不知根塵空險，故為賊害。如《大經》(云云)。二「心常依止」下明識常在根，故言六根。識常在塵，故言境界。若謂識不在根塵，那忽即對即覺？以即覺故，故常在根塵。《釋論》云「根不壞、心欲聞、復有聲，眾緣和合故得聞。」即此義也。三「心處六情」下明識之於根乍出乍入。如鳥在網出入間關，啄一捨一周而復始，無暫休息。識在根網亦復如是，或在於耳或在於眼，去還無定。雖復無定，而得論常在(云云)。

從「身空虛偽」下一行，是第三結上生法二空境也。身空不可長養，結上生空境。長養是十六之一。長養既空，十五亦空，即是結成生空境也。亦無正主者，結上法空境。《遺教》云「此五根者，心為其主。」此明託胎之始，心在諸根之初，名之為主。其實不能控制諸根，根大相違，心為受惱；身病時，心亦隨病。寧得是主邪？或時更互論主，如地具四微則鈍，為水所制。水但三微，為火所制。火但二微，為風所制。風有一微，為心所制。心無有微，故得為主。復為四大所惱，主義不成，故言無正主也。無有諍訟者，若計有四大則有相違。如四蛇相陵、四國相拒，可有諍訟。今觀四大空，不能得空便，故言無有諍訟也。此是結上法空之意也。

從「諸因緣和合而有」下七行偈，約集因明境，即是集諦。文為三：初兩行明集起相、次三行半明集相吞噬、次一行半明集善惡境。前三是慧行，後一是行行。前三是正觀境，後一是助道觀境。前一從無明生，後一從無明滅。若直論生滅者，未異小乘。無明本不生而生、不滅而滅，生滅不二而二爾。從諸因緣者，苦集通從因緣，欲明集義，須作集之因緣釋也。前三句假名起之因緣，後五句實法起之因緣。小乘破四大至隣虛細塵，從細塵則有麁塵，用此為起假實之因緣。今明麁可析盡、細塵亦盡，麁細俱盡，將何物作因緣？言因緣者，無明內惑為因，不了生法二空故；染愛於外為緣，觸處染著故。無明潤愛，集業得起，故言從諸因緣和合故起。以業起故，則有一念託胎招於苦果。此一念託胎由無明愛，能生之心既是虛妄，所生之心亦是虛妄，討其本末能所都虛，故言無有堅實也。妄想故起五句，明實法起之因緣。由妄想不了，一念託胎，五陰得起也。業力機關者，善惡業是機關主，色陰是機關具，受想行

陰於中動作，去來進止以自娛樂。識陰依六入住，故言空聚。四大所造，故言成立也。隨時增減共相殘害者，竪論增減者，如《涅槃》十時別異。從歌羅邏時名增，壯時名盛，老時名減。橫論增減者，火增水減、水增火減，風地亦爾。又念念生滅，生是增、滅是減。又新諸根生故增，故諸根滅故減。又下文云「隨其時節共相殘害，春風夏火秋地冬水增減(云云)。」譬如四蛇初在篋時名生；四蛇力敵名壯；互相強弱名病；蛇鬪困暫息不動謂為調適，息已復鬪；蛇羸如老；蛇絕為死。如是增減，此是果身，如此由乎集業。四分等如地、嗔如火、欲如水、癡如風，此四分互相違。《瑞應》云「貪欲致老，瞋恚致病，愚癡致死。」例云等分致生。集業相噬，致令四大增損(云云)。同處一篋者，此明篋同性異。蛇有螫毒，四大有八萬四千煩惱，為害義同。《大經》以假身為篋，身待四大如篋貯蛇，篋壞則蛇去、身滅則大亡，如鳥在籠(云云)。又用業力為篋，業持四大，業謝則大散，如鳥在籠處處求出。心鳥亦然，未曾一念繫在身篋，恒常外馳。此則念念求死，非安身道也。其性各異者，二上升是陽，二下沈是陰。何故相違？猶其性別。性別那能和合成身？諸方亦二者，四大對四方，風東、火南、地西、水北。又對四時，風春、火夏、地秋、水冬。東與南屬陽而上升，西與北屬陰而下沈，故言二上二下。諸方亦二。若相對論者，東上西沈、南升北降。若論四維者，東方帶兩維：一維陽上、一維陰下。餘三方亦如是。或言一根中具四大，二上二下(云云)。悉滅無餘者，初見散滅，謂言風火向上、地水向下，比至上推不得於風火、下檢不見於地水，故言悉滅無餘也。苦果升沈碩異，由於集業善惡天乖(云云)。心識二性躁動不停者，《釋論》云「心意識一法異名，對數名為心、能生名為意、分別名為識。」又言「有異前起為心、次起為意、後了別為識，例如意識不得為一。」二性者，心有善惡性異，意之與識亦有善惡性異，故言二性也。躁動者，心前起時亦與數俱，意識後起亦與數俱，故言躁動。又如四大壞時，善惡業爭牽，不知從誰，故言躁動。但此業未謝，心常覺觀，況復業牽，寧不躁動？有熟牽、強牽。此世雖行善，先世惡業熟，既與時合即受惡報，故言熟牽。強牽者，人雖行惡，臨終之時善心猛盛，即隨善上升。熟牽、強牽，彌顯躁動，亦是隨業所作而墮諸有(云云)。「水火風種散滅壞時」下二行，明業謝棄苦器也。氣命盡，是風去，故言散。煖盡，是火去，故言滅。水盡則身爛，故言大小不淨盈流於外。地散滅是骨肉離解，故言如朽敗木。大小不淨者，身為大、四支為小，足支為大、手支為小，手為大、指為小，如是轉轉作大小，皆悉臭穢不淨盈流。此名助道。若正觀降伏煩惱，煩惱不伏，當修不淨，助破欲心。《釋論》云「三解脫是涅槃門，道品

是開門法，不淨九想等是助開門法。」不淨是破欲初門，若進修背捨及大不淨，己身他身、一身多身、一國多國、山林石壁，一切依正皆悉不淨。即雖未爾，想力若成，怖畏心起，能大助道開發正慧。《大經》云「不淨觀亦實亦虛，能破煩惱故名為實，淨言不淨是故為虛。」此不淨觀亦具生法二空。《大經》云「諦觀白骨，一一支節何者是我？八色流光亦復無我，我不可得，即是生空。鍊骨人八色不見、四大無有於實，即是法空。」此就助道明於生法，終成正道爾。

從「善女當觀」下二十一行，是第二明生法二空觀。文為二：初八行半明修因生法二空觀、次十二行半明果成起用。因中又二：初三行半約苦集明生法二空觀、次從「無明體相」下五行約十二因緣明生法二空觀。約苦集又二：初從「善女」下一行半明眾生空、次從「如是諸大」下二行明法空。問：四諦十二緣是二乘法，云何是菩薩觀門？答：四諦十二緣通是三乘觀境，譬如大道貴賤同遊，不可群小行之而判屬民庶。通意云何？《涅槃》云「我昔與汝等不見四真諦(云云)。」又云「凡夫有苦無諦，聲聞有苦有苦諦，菩薩解苦無苦而有真諦，諸佛如來有真有實。」所以然者？二乘觀有量四諦，菩薩觀有量無量四諦。《大經》云「十二因緣凡有四種：下智觀故得聲聞，中智觀故得支佛，上智觀故得菩薩，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。」復有別意，《大品》云「十二因緣獨菩薩法。如佛昔為儒童，雖行眾行，非波羅蜜。見然燈佛，得無生法忍，一念相應習應苦空，乃至習應滅空，習應無明空乃至老死空。諸相應中，空相應最為第一，以空導行皆名波羅蜜。以得無生法忍，故佛即與記。」當知菩薩豈不觀於四諦十二緣邪？二乘雖復同觀，觀法有異。聲聞觀諸果，總作一苦諦觀。觀諸煩惱及業，總作一集諦觀。又苦之與集總是現在，所以名總相觀也。緣覺觀苦為七，現在五、未來二。觀集為五，過去二、現在三。別觀三世，別開苦集，故言緣覺別相觀也。雖復總別有殊，同是自調自度，同是析生法二空觀爾，與菩薩有異。菩薩為眾生修四等六度，觀四諦十二緣，作生法二空。今舉譬喻之。如握五指成拳，若一指一拳應有五拳；若一指無拳，五何得有？我人亦爾，攬五陰成眾生。一陰有眾生，應有五眾生；一陰無眾生，雖五亦無。即陰求眾生不得，離陰求眾生亦不得。雖求拳不得拳，不妨有皮骨之指存；雖求人不得人，不妨有五陰之法。在二乘人得生空時，未能知法空，更須析指皮肉骨髓分分推求亦不得指，地水火風窮逐隣虛亦不得色，前念後念亦無想受，求指不得指，始知指無；求法不得法，方知法虛。既不得生法二空境，亦不得生法二空智。通菩薩觀亦然，是為菩薩二乘析生法二空相，如此但有自行為他之異(云云)。若論別菩薩體空，與其永異。如見鏡

拳，懸體既空，不勞尋檢。鏡拳既虛，鏡指非實。鏡內拳指既是虛，鏡外拳指亦非實。眾生亦爾，但有名字名為眾生。此之名字本來自空，非檢後空。名既假名，法亦非法。體名即體法，如《大品》云「我性如色性，色性如我性。」今世生法由無明行，五果既虛，二因寧實？下文云「本性空寂，無明故有。」無明既寂，從無明生，寧得不寂？雖不得生法二境，而能了了通達二境，不為境所染；雖不得生法二空智，而能了了通達二空智，不為智所淨。非染非淨，雙亡二邊，正入中道第一義諦，而能雙照二諦。三諦朗然，非前非後一時大覺，與此甚深法性相應，金剛寶藏具足而得，是為菩薩體生法二空觀。諸小乘師雖說析空，同外道義。何者？析色極至隣虛，或存塵不破、或破塵令盡。若存不破，秖是常見；若破塵盡，秖是斷見。斷常宛然，非邪何謂？諸大乘師雖說體空，同於小道。何者？單用體慧，不能一念空心，遊戲神通，淨佛國土，具足解釋佛之知見，何能三智一心中得，五眼具足而成菩提耶？似小乘壞法人，無三明六通願智頂等，秖是慧解脫人而已，非小何謂？今經首軸窮深極廣，〈序品〉云「遊於無量甚深法性」，〈空品〉云「求於如來真實法身」，〈捨身品〉云「求於寂滅無上涅槃」，豈可用世人邪見？豈可用小乘之析？豈可用大乘師之體解此空義邪？「善女當觀」下一行半明生空觀，初一句對告勸發、次一句指上境、次四句正作觀。善女者，菩提樹神也。諸佛說法必有對揚，寄一以訓眾，故告其人也。又時眾機緣宜在善女，若聞對告宿善發生。又男天表方便、女天表智度，欲說智度破於愚著，故告女天也。又佛在道樹得道，欲說此道，故對告樹神也。此是表四悉檀，對告非無因緣也。當觀者，勸一人以例諸。一切菩薩必須修於智度，無有菩薩不由此者，故言當觀也。諸法者，指上四諦十二因緣若假若實二空境也。名目 雖略，攝法則遍，故言諸法也。如是者，正明總觀也。如是有三義，謂如事、如理、如非事非理。如事者，如助道假想不淨流濫也。如理者，如生法二空無法也。如非事非理者，如法性法身也。又事即如理、如非事非理。非事非理亦即如理、亦即如事。理即如事、亦即如非事非理。三法不一異，故言如是；三法亦一異，故言諸法。何處有人者，點出理觀也。何處者，若色處有人則不須四陰，若色處無人四處亦無人。五處都無人，故言何處有人？又果處既無人，無明行因處亦無人。因果合亦無人，離因離果亦無人，故言何處有人也。人既無，眾生十六知見等皆無，故言及以眾生也。本性空寂者，點出非事非理觀也。本性無事，亦復無空。空本空事，既其無事，空何所空？無事故事寂、無空故空寂，本性如此，非今始然，故言本性空寂也。無明故有者，點出事觀也。若其空而復空，那得此事？既有事即有空、既有空即

有非事非理，此之三種悉由無明故有。以有無明癡故有行，有行即有生法，既有生法即有助事之觀，助來助正即有空理之觀，正助顯本即有非事非理之觀。是事不知，名為無明。《淨名》云「從癡有愛則我病生，病生故則有藥起。」即此義也。若知無明本性空寂，尚無無明，那得事理、非事非理？畢竟清淨，故稱空慧也。但我見深重，為學道大障。凡夫所作恒與我俱，我行我住、坐臥言語無離於我，我行施戒，乃至我行智慧。若攬他遺體而計我者，此我疏鈍；若執法塵而計我者，此我密利。如執一法，謂我知我解，於法起我，隨執一句是實，餘皆妄語，即是邊見。非道謂道，即是戒取。非理謂理，即是見取。不當謂當，即是邪見。自是陵他，即慢。撥之即瞋、譽之即愛、破之即疑、不了即癡，十使煩惱以我為根本，不自覺知日夜增長，縱令世智辯聰如長爪鍱腹，難石石裂、難樹樹折、難水水竭、難火火滅，去道彌遠。假令隨禪梵世極至非想，我心常在，將出復還。如此凡邪尚無暖法，那能破我？廣說此我即二十種身見，謂即陰計五、離陰計五、我中有五陰、陰中有五我，是為二十。若一陰是我，餘陰無我，若併是我，即有五我。是義不然。若離陰有我，既離於陰，我是誰我？是義不然。若陰中有我，是則陰盛於我，如器盛果、如屋貯人。是義不然。若我中有陰，則陰在我內。是義不然。是為破三十種身見，此約外境作如此說。而其內心猶計有我，復當反觀，即智有我、離智有我、我中有智、智中有我。是義皆不然，復破二十種身見。內外合數，即四十種身見，是名生空。《毘曇》云「我見是共等因。我見起時未動身口，因我見後生思惟時方動身口。」斷我見已，悟眾生空。《成論》明我見心即思惟，能動身口。斷我見已，即悟眾生空，亦悟法空。大乘明我見即具諸法，可不具於思惟。悟眾生空，即是悟實法空。破二十種身見，通上三句皆通用之。若即事而理，何處有人？即陰離陰，陰中無人、人中無陰，二十種見破，故言何處有人。能觀之智智即是人、離智有人，人中有智、智中有人。此計亦破，故言何處有人。若作非事非理本性空寂觀者，本性空寂，本無即陰離陰。陰人人陰既無，如此計破，故言何處有人。能觀之智本性亦寂，故言何處有人。若作助道不淨觀時，若觀惡心取境，即是污穢五陰。若善心慚愧，即是方便隱沒五陰。是見皆依色，色即不淨，以不淨故無人無我，故言何處有人。能觀觀智亦復如是，故言何處有人。若得悟為論，破二十種身見，是得眾生空無復見惑。而作二十種觀者，除於實惑，實惑若除即入修道，即應言何處有法。若未悟為論者，雖作二十種觀，見惑未除，而於假名上伏愛，度入實法計我。故《法華》云「眾生處處著，捨一取一，如屈步蟲。」須實法上更作二十種觀，使空慧分明，處處作無咎。從「如是諸大」下

兩行明實法觀。上生空得悟，即解於法；為未悟故更說爾。文亦為三：初兩句即法而空、次一行一句即法本性非空非假、次一句即法而假，例如生空三意也。如是諸大者，標四大法也。一一不實者，正明空觀也。若四大各守其性者，地守堅性，不應動、不應煖。水守濕性，不應氷、不應波。火守熱性，不應貞、不應焰。風守動性，不應持、不應觸壁而止。一大既有三性，非都堅、非都濕、非都熱、非都動，失本性故，則是不實，不實故空。《請觀音》云「地無堅性、水性不住、火從緣生、風性無礙，一一皆入如實之際。」即其義也。上檢生空，故言何處有人。今檢法空，故言一一不實。不實者，即空也。本自不生者，即法本性不生不滅，非空非假觀也。體其元不生，中無和合，末亦不空。元無四大，四大何得而生，元既不生，中那和合？四大既不和合，寧得五陰和合？大陰既不和合，那得法空？本自不生不滅，非是觀智令其不生不滅。即事而理，此之謂也。以是因緣者，觀解因緣也。觀與理冥，達即空即假即中。《大經》云「亦有因緣，因滅無明即得熾然三菩提燈。」即因緣義也。和合而有者，即法而假也。既本體不實，那得大陰？此由無明業因，託今世遺體果，故有四大五陰。即是迷惑因果和合而有。此法有故，體有非有亦非有非非有，即空即假即非空非假。三觀明文在經，寧不信邪？更為鈍根人作實法惑相，或謂四大五陰是有、是無、是亦有亦無、是非有非無。四執既生、生名為有。是見依色、依色起我、我生五利。為法恚怒，復起五鈍。十使是集，方招來苦。來世不了，展轉無窮，生死大海潦水波濤，世世常為大陰所惑。惑此色法即色陰，憂喜是受陰，取相是想陰，起善惡是行陰，分別是識陰。陰心起故名為有法，非法空也。心不依色，亦復不依受想行識，寂然滅眾惡，無量眾罪除。如是尊妙人，則能見般若，亦是甚深法性，金光明中而得見我釋迦牟尼。行人若能如此觀生法二空，則是懷璧向本，一世兩世能有所辦，保不孤然矣。從「無明體相」下五行，明十二因緣生法二空觀。文為二：初三行出境相、後二行出觀相。初又二：初二行明生空境，故文云「名曰無明」，《釋論》云「誰老死」，故知是生空境也。後一行出法空境，文云「老死愁惱」，《釋論》云「是老死」，故知是法空境也。然十二因緣經論不同，或三世、或果報、或一念、或十種。三世者，過去二因破神常之見，現在五果破神我之見，現在三因、未來二果破神斷之見，常途所用。果報者，初託胎歌羅邏時為無明，一期始終論十二支也。一念者，《華嚴》云「十二因緣在一念心中」，《大集》云「十二因緣，一人一念悉皆具足。如眼見色，不了名無明，生愛惡名行，是中心意名識，色共識行名名色，六處生貪名六入，色與眼作對名觸，領納名受，於色纏綿名愛，想

色相已名取，念色心起名有，心生名生心滅名死。乃至意思法亦復如是。一日一夜凡識幾許十二因緣輪網以自纏迴？」今更說其因起之相。若觀名色由行，行由無明，於無明不了，或謂有、謂無、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，作四句取者，皆是無明。是事實是行，是中心意名為識，識共色行名名色，一一如前說。又觀一念託胎是名色，五胞開張名六入，六入對塵名為觸，領納名為受，於此受中作四句分別，或有受、無受、亦有亦無受、非有非無受。如眼受色，於色不了是無明，愛惡之心名為行，識共色行名名色，六處生貪名六入，餘如上說。乃至意思法不了是無明，愛惡是諸行，餘如上說。如此推十二因緣大樹，枝條布濩遍覆三界，誰能識邪？誰摧伐邪？今經既是略說，不論三世一念等，但舉生法為二觀之境。宜以譬顯，如捉火爐，闇中舞之，圓輪相續團團不斷。火者，實法也。輪者，假名也。眾生長夜著於假名舞燼不息，迷於陰入薪火不息，十二因緣何由可盡？若知輪依於火，止手則無輪；火賴於薪，除薪則無火。輪火雙無，生法二空也。生空境，文例為三。無明體相兩句，明本性不有不無，是中觀境。妄想因緣和合而有，此兩句是假觀。境無所有故兩句，是空觀境。是故我說兩句，結成爾。行識名色一行明法空境，例應有三，特是文略，得意可知。「眾苦行業」下，明生法二空觀。文亦三意：眾苦行業不可思議一行，明非空非有觀。本無有生亦無和合兩句明空觀，上句本無有生是生空下句亦無和合是法空也。不善思惟兩句明假觀，前不善思惟致今名色，今不善思惟復有未來老死(云云)。雖名為生法二空觀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其文炳然。明與義會，何所疑哉？更為鈍人說空觀相。若假名自生，不須實法。若由法生，非假名生。若假實合生，應有二假。若離假實，則無是處。今之假名但有名字，名字不在內外兩中間，亦不常自有。以不可得故，是名觀假名空。觀實法空者，若名色自生，不應待業。若業能生，羅漢有業，何故不生？若業果共生，各有名共，各無寧共，若無因緣生，則無是處。既不得生，亦不得不生，亦不得亦生亦不生，亦不得非生非不生。亦不得滅，亦不得不滅，亦不得亦滅亦不滅，亦不得非滅非不滅。無滅無生，名為無生，無生故假名壞，假壞故則六十二見壞，見壞故實亦壞。既不然火，是則無煙。日中舞燼，是亦無輪。是略示空觀相。中觀假觀在別記(云云)。「我斷一切諸見纏等」下十二行半偈，是第二果上生法二空用，明觀成證果。文為二：初三行半自行成、後九行化他成。自行文又二：初兩行智德滿、次一行半斷德滿。一切諸見者，六十二見八十八使等，故言一切。此是生空觀成也。以智慧刀者，譬智慧利用，上譬斷見、下譬斷煩惱。纏者，別明十纏。煩惱網者，通明十使。網有羅籠之失，舍有覆闇之過。達陰空寂，闇障不

能蓋；裂網破壞，羅羂不能礙。此是法空觀成也。二乘所斷是通見纏，菩薩所斷是別見纏。《淨名》云「結習未盡，華即著身。」未斷別見，為華所著也。而言佛斷見纏者，若通若別，究竟盡在於佛也。《釋論》云「眾生無上者佛是，法無上者涅槃是。」無上假實，佛地所不惑，故言斷爾。經論不同，或言佛上上智斷下下惑，無明力大，佛智能斷，一念相應慧正習俱盡無有餘。或言有上士者名之為斷，無上士者名無所斷。斯乃隨國隨時隨人隨悟，皆有利益(云云)。證無上道者，生法二空正道滿也。微妙功德者，生法二空助道滿也。「開甘露門」下一行半明斷德滿。甘露是諸天不死之神藥，食者命長身安、力大體光。譬諸佛斷德住大涅槃，真常樂我淨用，知是斷德滿也。然此義意復欲通對《華嚴》諸位。開甘露門對十住位，初開聖道遮二邊故，故言開也。示對十行，歷別顯示也。入對十迴向，迴事入理也。處對十地，處法性室也。食味對妙覺，自食斯味，兼以被人。下地非不化他，自行未圓化亦不廣。佛地果圓，斷德已滿、慈悲力大，能為眾生開於十住、示十行、入十向、處十地，食甘露味，功用具足，斷德化他兩義皆成也。又通對般若四智，開對道慧，示對道種慧，入對一切智，處對一切種智，食味對佛住大涅槃。以大悲令眾生得此四智，於果地斷德，義亦無妨(云云)。又對《法華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良由佛德圓滿，能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開示眾生佛知見也，於斷德義亦顯。又《涅槃》云「常樂我淨」，於果斷最便，如前釋(云云)。「吹大法螺」下九行明果地化他滿。文為二：初兩行轉法輪化他、次七行四弘誓願化他。說法又二：初一行說法、次一行神通。餘經前神通駭物開後說法，今經後神通成前說法爾。修因時生法二空之正慧，得果時智德滿，故能說法化他。修因時生法二空之助道，得果時斷德滿，故能神通化他。說法舉四譬者，聞法之益，實自無量，略舉四譬，別有所擬。吹螯是改號，譬佛說小乘法，改凡夫苦忍之凡性，入聖人之正性。說大乘法，改凡聖之偏性，入中道之圓性。通教七地，別教初地，圓教初住皆是改號之位，從偏以入中也。擊大法鼓者，擊鼓誡進、肅眾前驅，此譬佛說法督進深行。小乘位在修道、通教在八地、別教在十行、圓教在初住，此諸位以聞法力咸進真修道也。然大法炬者，炬能自照亦能照他，譬佛說法令自他雙益，如千年闇室一燈能了，又如一燈然百千燈。聞法之力自他俱益亦復如是。通教八地、別教十迴向、圓教亦在初住，皆是道觀雙流自他俱益之位也。雨勝法雨者，雨能成熟，農夫加功，扶疎益寡。時澤一降華果敷榮，喻如眾行雖復勤修，發趣事弱。聞佛說法，增道損生任運成熟，自然流入薩婆若海。如大恒中船，不勞筋力疾有所到。此並在雙流位中，義如上說。若得此意，例《華嚴》之四位、《般若》之

四智、《法華》之四知見、《涅槃》之四德，皆可解。此一法竪擬諸經之位、橫論一切諸位，一聞法音隨類各解(云云)。此中四譬皆言大者，說大法也。通途解釋，明大非小位爾。「我今摧伏」下，是神通化他也。怨結者，四住是二乘怨結，五住是菩薩怨結。魔為煩惱主，伐樹去根、化物須降主，若不降魔，化道不暢。降魔之法須用神通，譬如勝怨乃可為勇，非法王不壞。法王勝者，是時化道得立爾。竪法幢者，法幢三昧也。高出眾行，為眾行之望，如兵望麾也。三德不縱不橫，故言微妙。從「度諸眾生」下七行，是四弘誓願化他。雖復成果，本願未休，故言四弘益物，亦名四諦益物。四弘是誓願之心，四諦是所緣之境也。度諸眾生是初弘誓，亦是未度苦諦令度苦諦也。從「煩惱熾然」一行是第二弘誓，亦是未斷集諦令斷集諦也。從「我以甘露」下一行，是第四弘誓，亦是未證滅諦令證滅諦也。從「於無量劫」下四行，是第三弘誓，亦是未安道諦令安道諦也。此中指檀為四諦。檀對於慳，慳貪自蔽是集，集業招果是苦，檀能破慳是道，慳滅是滅諦。無量劫者，積功高也。遵修諸行者，攝法廣也。論云：檀義攝於六(云云)。捨身命財與後際等，得不壞常住，名波羅蜜。竪高橫廣，故言遵條諸行也。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四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五

隋天台智者大師說

門人灌頂錄

釋四天王品

四天王者，上升之元首、下界之初天，居半須彌。東黃金埵，王名提頭賴吒，此翻持國，領乾闥婆、富單那；南瑠璃埵，王名毘留勒叉，此翻增長，領鳩槃茶、薜荔多；西白銀埵，王名毘留博叉，此翻雜語，領毘舍闍、毒龍；北水精埵，王名毘沙門，此翻多聞，領夜叉、羅剎。此四王聞經歡喜，各領五百眷屬，發誓護經，從此標章，故稱〈四天王品〉。觀心釋者，東集、南苦、西道、北滅，四諦理是四天，觀四諦智為四王，護四諦境名護國，護心數是護眾生。世者他也，為他說心數，名護他眾生。八部者，苦諦下有利鈍見思，《法華》指此為鬼神，乃至滅諦下亦有見思，是為八部也。若不照四諦理，見思二惑侵害心王、毀損境界，心王亡、境國敗，心數人民迸散，境智俱為鬼神所惱；能觀苦集控作見思則國安民寧。能為他說四諦，是護他國土，遮彼見思使得安樂。是為觀心護世四天王也。

此下十三品是流通段。佛慈季末，使邪惡不翳於正真、經王不壅於來代，有緣之者得正聞正聽，故曰流通。凡為七意：〈四天王〉至〈散脂〉，明天王發誓勸獎人王弘宣此經，正論善集，明人王弘經、天王祐助，亦是示住日弘經方軌。〈鬼神品〉明聽經功德，天神地祇若河若海、菩提薩埵咸守衛之。〈授記品〉證聽經功德之不虛。〈除病〉、〈流水〉引昔聽經之功德，證今護持之非謬。〈捨身品〉引昔行經不惜軀命，誡勸師弟勿吝法財。〈讚佛品〉明諸菩薩稱揚佛法，能宣所宣利益深重(云云)。天王發誓又為五：〈四王〉以天力擁護請者；〈大辯品〉以辯充益說者；〈功德天品〉誓以資財潤請者說者；〈地神品〉誓以地味膏腴味請處說處；〈散脂品〉誓以威武摧外敵壞內難，安於請說聽等也。又〈天王〉護其國，〈大辯〉護其師，〈功德〉護其眾，〈地神〉護其地，〈散脂〉禳其災，令經法大行也(云云)。

〈四天王品〉者，有六番問答，即為六段：第一白佛述有護國之能、第二白佛述其護國之事、第三白佛示其軌模、第四白佛要其法利、第五白佛雙述興衰、第六白佛說偈頌德。初番為二：一白佛、二佛述成。白佛又二：一經家敘、二正白佛。敘敬如文。正白佛文

為二：一歎經、二述能護。諸天信法有力，是故歎經。欲得經弘，述其能護。歎經為三：從「是金光明」下歎經體、從「莊嚴菩薩」下歎經宗、從「此經能照」下歎經用。正說乃多，歎三則略攝於廣也。法性之理佛所護念，文詮此理故言經王。既言經王，知是歎體。約體修行，能令菩薩具二莊嚴成於極果。既言莊嚴，知是歎宗。世天淨天義天皆宗仰極地，施三業供養，恭敬是身、歡喜是意、讚歎是口。又下從地獄上至菩薩，無明未盡通有熱惱，此經能除如月清涼，知是歎用(云云)。

從「世尊是金光明」下，是第二述能護國。文為二：一內以法護國、二外以策護國。法護國又四：一護國之由、二以法護國、三以天黨護國、四以天眼護國。護國由者，由聞此經獲於四益，身益光明、力益勇猛、心益增進、德益尊嚴。理獲二益，謂法身慧命皆得增長。由國弘經，致斯法潤，寧得不護？述所以者，此義正與觀心相應，以四諦智護四諦境，即是修行正法。以四諦智導諸心數，使諸心數不行，故名行般若波羅蜜。即是能說正法，內有如此護國所以，名護世王正治國土爾。帥黨護國者，此亦與觀心相應。心王帥心數黨，降伏見思利鈍諸使，如諸天王共眷屬遮諸惡鬼，如轉輪王與七寶千子有所至處四方歸德。四王共五百所臨之地，何惡不除邪？用天眼護國者，以報得天眼徹視，無幽不燭，防萌杜漸，何惡不除邪？

二從「若此國土有諸衰耗」下是智策護國，令內外因緣和合。文為三：一若王國多災、種種艱難，謂兵饑疾者，我以智策勸法師往、或威神勸往、或現形勸往、或降夢勸往。法師若往廣宣此經，如日出朝陽雰霧自歇。此勸外緣也。次王心無智照，災承闇入；若有明慧，變怪不生。師既秉法來儀，王須專心聽受。王若勤聽，天亦勤護，所以加於可加、護於可護，一人有慶賴及萬方，王身與國安隱無患。此內因也。若外雖有弘法人，王內心不殷重，則不和合，不能禳災也。二者王無惠施則寡於福祿，如不勤田，倉廚少穀。勸王傾財供給四眾，四眾得安福資於王，舉國眷屬一切無患。此內外因緣和合，能致豐年流衍(云云)。三者王身無先王之德行，臣民不從；口無先王之法言，隣國不詠。今勸王三業供養，恭敬是身業、尊重是意業、讚歎是口業。夫高以下為基、辯以訥為師，屈尊敬卑，功亦大矣。以天威力使隣國遙崇，羽檄稱讚、歌詠羨慕。三業顒顒，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。隣國既然，國人牛馬草葉無不低迴內向。此則能讚所讚因緣和合，頌聲溢於隣國(云云)，經文分明尋之可見。

次佛述成，文為二：初合述歎經、二述其能護國。四王初歎經說既合理，佛述而成之。成其上體、宗、用三歎，故言佛合述善哉善

哉。其上總歎一教，佛述成其遍讚百千諸佛。諸佛從是法生，故舉多讚成於一也。從「於諸佛所」下，述成其能護國。又為二：初述以法護國、二述以智眼護國。法護國有四，佛皆述成。上明護國之由，由聞經得益。佛述今益，良由先種。「發心畢竟二不別，如是二心前心難，是故敬禮初發心。」此舉前以成後，述後以顯前。從「說於正法」下，述其以法護世。上云能說能行所以名為護世，佛亦述成能說能行得名護世(云云)。從「汝等今日」下，超述其天眼護國，小不次第，於義無失。上云以淨天眼過於人眼，佛述長夜利益。夫天眼夜照不假日光，故言長夜也。從「汝等四王及諸眷屬」下，追述其天黨護國。上直言護國，佛今加讚是護三世諸佛正法也。從「汝等四王及餘天眾」下，述其智眼和合護國。上云請法師入境禳惡，此功歸己，能却修羅之陣。汝勸王聽經、供給四眾，佛述其內智外福實是消伏諸苦能致安樂。如文(云云)。

第二番白佛述護國之事。文為二：一白佛、二佛述成。白佛又二：一是經流布之處，其王自能頂受，又供給四眾者，我及眷屬誓當隱形令其顯益。二者惡隣興兵侵斥善國，我當隱形起諸怖懅、種種難起，令其軍兵顯然退散。尚不擾邊，況能壞中(云云)？次佛述成，文以為二：從「爾時佛讚下至無鬪訟之事」，是述成初意。其上隱形護國欲使經弘，佛述隱形是護三寶，我是佛寶、修習菩提是法寶、諸王無鬪訟是僧寶，述其護一而能成三也。從「四王當知此閻浮提」下，是述成後意。上以天威懅之、天力退之，似若憎惡愛善。佛勸慈心平等向之，為惡者自懅、為善者自豫，非薄惡而厚善，成其懅退之意也。又勸諸國各守本業，住境自樂，勿起貪企，諸王和則民無夭，法興盛則熏諸天。佛告帝釋，鬪諍因緣人天損減，善能慈和天下，非止供養於我，則是供養三世如來；非止安於一王，遍安諸王；非止安於一國，遍安一切。故以慈和述成第二意也(云云)。

第三白佛示人王軌模。文為二：一出其願欲、二示其軌模。願欲有六：一欲安己身、二欲安妻子、三欲安宮殿、四欲王領殊勝、五欲攝諸福德、六欲國無憂苦。六願如文。從「世尊如是人王」下，是第二示其軌模。雖不次第，六數足。上欲安身，今示莫放逸，制心則身安也。上欲安宮殿，今示嚴法堂，旛蓋映於上、香華麗於下，三寶受用則柏梁無災。上欲王領殊勝，今示洗沐香塗敦恭去慢，一身敬於此，八紘休於彼。上欲攝取福聚，今示正念聽經。正念聽經能致無量功德，天神竭其力覆、地神竭其力載，鬼神竭其力護、臣民竭其力愛。上欲安妻子，今示和顏與語，勸其興福，內外修善感益事多。上欲得國無憂苦，今示應自喜慶自勵忘疲倍作利益。一人既悅則四海謐然，此之謂也。

次佛述成，文為二：先述成六方法、次述成六願欲。四王約六事。又所說少，止在現世。佛約一事而所益多，超無量世，倍述成之。從「佛告四王」下，秖弘經聽經，即是述成安身方法。上直示心不放逸，今加示羽儀出宮迎候，步步值那由他佛。方法既倍，體亦彌安。從「復得超越爾許劫難」者，述成安國方法。上止一世無憂苦，今則超爾許生死之難。從「復於來世對受輪王」者，述成安妻子方法。輪王有玉女、千子，悉無怨對，爾許劫中妻子常安也。從「亦得如是現世自在之力」者，述成上安於王領方法也。從「常得最勝七寶宮殿」者，述成上安於宮殿方法也。從「在在生處訖具足無量福聚」，述成其上攝福方法也。從「汝等四王」下，述成其六種願欲。從「四王下至不退轉」，述成上願安身。從「已為得值至畢三惡道苦」，述成上安國。從「我今已種輪王釋梵之因」，述成上願安妻子。從「已種無邊善根」下，述成上欲攝福聚。從「後宮宮宅無諸凶衰」，述成上願安宮殿。從「國土無有他方怨刺」，述成上王領第一。從「汝等四王」下，更總結成六法六願。皆令具足者，若能屈己迎候、至心聽法，即是六願六法。又迴利施天，亦即能令六願六法成就滿足也。

第四白佛，要其人王施善，此由第三段末。文為二：一白佛、二佛述成。白佛又二：一人王運心、二天宮相現。人王心存至典，是故香作金光。迴施必得，是故天宮相現。香至天宮、龍宮、鬼神等宮，總至三法界爾。觀心解者，以智慧火然實相香，起戒定慧煙。實相是真法，故言金光。戒慧與理冥，故徹照無礙也(云云)。

次佛述成，文為二：先述香光非但至天宮等三法界，遍至百億諸宮，又至恒沙佛上。總而言之，遍至十法界也。從「諸佛世尊聞是香氣」下，述成人王運善奉施諸天，為諸佛所讚。先讚因成，次讚果滿，如文。

第五白佛，雙舉興衰。文為二：一白佛、二佛述成。白佛又為三：初從「白佛至諸惡災患悉令消滅」，是第一舉興勸。從「若有人王心生捨離至善神遠離生如是等無量惡事」，是第二舉衰勸。從「世尊人王欲自護及王國土」，是第三正勸。舉興勸為四：一人王弘經，則四天隱形聽受；二非但四王聽受，釋梵八部皆集聽受；三以是人王為善法知識；四既得法利護國彌勤。皆如文。次舉衰勸亦四：一王不弘經，天失甘露，則威勢減少；二釋梵舊神並皆遠捨；三惡鬼亂行災毒競起；四展轉結成災。災何故起？惡鬼亂行。鬼何故行？天神捨離。天何故捨？不聞法食。何故無法食？王不弘經。如文。三正勸，為六：一欲得現利故必定聽。二天欣法食故必定聽。三出過三論故定聽。三論者，四韋陀論說梵事，毘伽羅論說十善事，僧佉、衛世師勒沙婆論說學通事(云云)。四始終得益，成就

菩提，故必定聽。五教主勝於釋梵，故必定聽。六諸法之本故必定聽。皆如文。

次佛述成，文為二：初番述成舉興勸，不弘則衰，無可述成。又解云：前番則兩述成而與安樂，是述成舉興勸滅其衰患，是述成舉衰勸。從「若有人能於人天中作大佛事」者，述成正勸(云云)。

第六白佛，文為三：一說偈歎、二佛以偈答、三歡喜發誓。偈歎有八行半，文為三：初一行歎三身、次五行半歎身相、次二行結歎。夫三身有通別，依文是別，空是法身、日是報身、月是應身。通意者，空是法身、日是報身、水日是應身；空是法身、月是報身、水月是應身；空是法身、日中空是報身、水中空是應身。月亦如是。依結歎文，空是法身、月是報身、水月是應身；空是法身、日是報身、焰是應身；化法是法身、化主是報身、化事是應身。雖復別說，義則通融，故文云「無有障礙」，即通意也。歎身相，文為五：初一行歎上兩相，謂目 與齒。次一行半歎智斷兩德，謂智、三昧。次兩行歎下兩相，謂平與網。次兩句絕言歎，謂不可思議。次兩句結歎，夫相好不獨在應身，報法亦通。莊嚴父母生身者，應相好也。莊嚴尊特身者，報相好也。莊嚴法門者，法身相好也。此中歎智斷，即法身相好也。文云無有障礙者，非獨歎一身相也。偈初標佛月，今先結佛月為三身、次結三身通融，故言無有障礙。次結佛日，故言如焰。次結佛化身即是四身義，故言如化。皆具三身四身，則是無障礙也。結竟即禮，禮於佛月，亦是禮佛日佛化也。品初歎經，歎體宗用；品後讚佛，辭異義同。佛真法身即是體，佛月清淨即是宗，應現水月即是用。天王天辯其妙若此也。問：空譬法身、月譬報身，空為作月？不作月？空若作月，月非空作；空不作月，月那依空？答：空不作月，亦不作非月，月非月必依於空。法不作報，亦不作非報，報非報必依於法。又問：法不作報非報，報非報必依於法者，亦應月不作影亦不作非影，影非影必依於月者。月亦是法身耶？答：智與法冥，法是法界，智亦如法界(云云)。又並影不作動與不動，動不動必依於水，水亦是法界耶？答動不動譬機。一切諸法中悉有安樂性，譬法界亦是無妨。又《淨度三昧》云「眾生亦度佛。若無機感，佛不出世，亦不能得成三菩提。出世菩提皆由眾生。」機為法界，此義成也。佛答二十四行半偈，天王所以讚佛者，佛能說法故也。法王所以讚法者，法能成佛故也。《般若》云「我初成道，觀誰可敬可讚，無過於法，法能成立一切凡聖。」故佛讚法以答天王。文為三：初一行歎經體答其法身、次一行歎經宗答其報身、次二十二行半歎經用答其應身。悉如文。三四王歡喜發誓，如文。

釋大辯品

辯有四種，小辯、無量辯、雙辯、大辯。無漏法名小辯，恒沙法名無量辯，備二種名雙辯，雙非雙照名大辯。此天住智慧莊嚴法門，自住大辯，以自在力為悅眾生故，隨說一辯若二若三若四，故名大辯。為宜眾生，故若授一辯若二若三若四，宜而立之，故名大辯。為對眾生故，或對一辯若二若三若四，對而治之，故名大辯。為悟眾生故，若悟一辯若二若三若四，一悟一切悟而開發之，故名大辯。對佛發願，以大辯加於說者，故稱〈大辯品〉。文為三：一從「白佛」下，以大辯力加益法師；二從「若有眾生於百千」下，以感應力加於化道；三從「復令無量」下，以行力加於聽者。初加法師以樂說辯才，莊嚴次第是辭辯，大智是義辯，總持是法辯。「若有眾生」下，加化道流布不絕。加其能化之道，無人無所化、無道無能化，因緣和合，化道不絕也。從「復令無量」下，是加聽眾兩益。聞經至不退轉，是加因益；必定得菩提，是加果益。文言雖略，誓願甚深，為益大矣。

釋功德天品

此天住福德莊嚴法門攝一切法，而以功德為首，故言功德天。又能與說者所須無所乏少，故名功德天。又令說者晝夜思惟是經深義，故名功德天。又令聽者速成菩提。具此眾義，故名〈功德天品〉。此是天王護經第三意，福資請說及以聽者。文為六：一從「白佛」下發誓四事資給法師。二從「我已於過去」下，明福德之由。三從「若有人能稱」下，勸示行法，文中有略示廣示(云云)。四從「我於爾時如一念頃」下，誓臨影響。五從「若能以已所作迴施我」下，要求同行。六從「應當禮」下，別示歸敬。悉如文。

釋堅牢地神品

上諸天或住善權方便道，為眾生法父；此天住善實智度道，為眾生法母，一義也。譬如陰陽覆載草木，智度養育出生眾善，二義也。餘度各有所主，未亡未泯；實智照了，無相無名，三義也。餘度有等有上，智度無等無上，是究竟度，四義也。智度法門常無改變，義曰堅牢，常也。能荷，樂也。能生，淨也，名之為地。德力自在，我也，稱之為神。從此等法門，故名〈堅牢地神品〉。此品是天王護法第四意，翻涌地味，資益請說聽等地也。文為三：一從「白佛」下，誓涌地味利益行者。二從「爾時佛告」下，如來述

成。三從「爾時地神」下，發誓弘經。初涌地味，文為三：從初「白佛」下，明己身利益，凡約八事展轉增長。由聞法故，法味增長。法味增長故，氣力增長。氣力增長故，翻地味增長。地味增長故，諸物增長。諸物增長故，眾生五果增長。五果增長故，修行增長。修行增長故，供養增長。供養增長故，弘通增長。悉如文。從「何以故世尊」下，明眷屬利益。是經力增長，凡約五事展轉增長。以經力故，我眷屬增長。眷屬增長故，地味增長。地味增長，故諸物增長。諸物增長故，眾生快樂增長。快樂增長故，依報皆具足，具足亦名增長。從「世尊是諸眾生」下，名報恩增長，凡約六事展轉增長。以知我恩故，專聽增長。專聽增長故，功德增長。功德增長故，教他增長。教他增長故，地味增長。地味增長故，受樂增長。受樂增長故，信施增長。悉如文。

二佛述成，文為二：一約聞經展轉增長，從人世至天世，從天世至出世。日夜即受不可思議快樂，即出世樂也。地神所說止是今世增長，如來述成文雖略，意極長遠。二述成供養增長。從人世至天世，從天世至出世，長遠之義準前可知(云云)。

三發誓護經，文為三：一誓護說法者、二誓護化道不絕、三誓護聽法者。如文。◎

◎

釋散脂鬼神品

具存梵音，應言散脂修摩，此翻為密。密有四義，謂名密、行密、智密、理密(云云)。蓋北方天王大將，餘三方各有，東方名樂欲、南方名檀帝、西方名善現，各有五百眷屬，管領二十八部。《孔雀王經》云「一方有四部，六方則二十四部。四維各一部，合為二十八部。」又說者云：一方有五部，謂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。四方有二十部，足四王所領八部，是為二十八部。巡遊世間賞善罰惡，皆為散脂所管。聞經歡喜，發誓護於說者聽者，從能護人受名，故言散脂(云云)。文為四：一從「白佛」下，發誓護持。二從「何因緣」下，述有能護之德。三從「散脂大將」下，誓以智力克益說者。四歸敬本師。

初段有經家敘、正發誓，悉如文。述德又為三：初標、次述、後結。標如文。述又為三：初五句述智、次五句述境、次五句述正。三番稱世尊，知是三種意也。神既名密，述名顯德應談密義。智若淺深階級次第，不名為密。即一智一切智、一切智一智，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者，斯是智密。若得此意，五句一句、一句五句，非一非五而一而五，唯數唯密。而若境可以智知、可以口說者，境則

非密。不可智知、不可識識，不可以名名、不可以言說，是名不可思議密境也。而約五數議密者，例前可知也。若對邪道明正道待邊說中，此正非正、此中非中，皆非是密。即邪而正、即邊而中，邪正中邊無二無別者，乃名為密。《思益》云「若以心分別一切法者，一切法邪。若不以心分別一切法者，一切法正。」即其義也。我行正道，若境若智從此得名，唯然世尊自當證知(云云)。又此三番，一往是身口意密。前五句言知，知即意密；次五句言現見，現見屬眼，眼屬身，即身密；後五句明正解，由正解故言正分別，分別即口密。所以言不彰露者是密義也。如此述名，密義已顯。賞味無已更復略說。「世尊我知一切法」下，作三觀義解之。知一切法、一切緣法兩句，同是因緣所生法境。何者？能生為因是初句，所生為緣是第二句，能所合故諸法得起。《中論》云「因緣所生法」，即此義也。了一切法者，了達虛無也。《中論》云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，是為從假入空觀也。知法分齊者，知空非空，用道種智分別假名凡聖之法無有差別。《中論》云「亦名為假名」，是為從空入假觀也。如法安住一切法如性者，以二觀為方便，得入中道第一義諦。《中論》云「亦名中道義」，即是中道第一義諦觀也。含受一切法者，即是中道正觀，能雙照二諦，故言含受。若三觀一異縱橫并別者，則不名密觀；即一而三、即三而一，名為密。欲知智在說，說即口密也。「世尊我現見」下五句，作三諦三解脫義釋之。現見不可思議智光者，光是實智，如日月光常明不息，此實智照不可思議真諦境，成圓淨解脫也。不可思議智炬智行智聚者，皆是權智，如人熱炬屈曲照物，乍興乍廢隨順機緣，或此或彼。行是因義，聚是果義。從因以向果，果興而因廢，皆是權智照不可思議俗諦，成方便解脫也。不可思議智境者，是法如如智。此智與法如如冥，故言不可思議智境。此智照不可思議中道第一義諦，成性淨解脫也。若三諦三解脫一異縱橫並別者，非不可思議也。以不一異並別故，故名不可思議，不可思議故名密也。「世尊我於諸法」下五句，作三身釋之，正解正觀。正解能顯體，顯體名正觀。正觀是報身也。得正分別正解於緣者，分別機緣，不待時、不過時，普應一切，即是應身也。正能覺了者，無覺無不覺名為覺，非了非不了名為了。究竟清淨之覺了，即法身也。若此三身縱橫一異者，不名為正；非一非異、不前不後，故名為正，正即密也。約正明法身，即是金義；約觀明般若，即是光義；約不思議解脫即，是明義。三德是微密之藏，金光明是微密之教。從密教生密解，安住密理，行於密行，以密利他，故我名密。唯然世尊自當證知。復次此十五句互相釋成。若正解正觀，十五句皆正解正觀也。若不可思議智光，十五句皆不可思議智光也。若我知者，十五句皆

知也(云云)。又作五種佛性釋者，正性、緣性、了性三名不異。又一家取果性境界性為五。又一家取果性果果性為五。若作果果性，即沒境界性，為緣因性所攝。若開境界性，即沒果果性，為果性所攝。為開合不同，終是五數。今以五知對五佛性。我知一切法者，知一切法中悉有安樂性。安樂性者，即正因佛性也。一切緣法者，無量功德低頭舉手之善，緣因佛性也。了一切法者，即是般若空慧，了因佛性也。知法分齊者，即世間出世間因果不濫，境界因佛性也。如法安住如性者，即是果性究竟安住如中也。含受一切法者，還是果性，能雙照含受也。若作果果性者，取知法分齊為果性，克果智照分明為分齊也，安住如性含受為果果性(云云)。「若然者」下兩種五句，亦應對五佛性。師雖不釋，義例應爾。準須釋出其意，消文令會爾。「世尊以是義故」下，是結文也。

從「世尊散脂大將」下，是第三發誓，以智辯充益說者。文為二：先益能化、次益所化。益能化為三：「莊嚴言辭」下，益其口業。「眾味精氣」下，益其身業。「心進勇銳」下，益其意業。從「以是之故」下，益其所化。此亦為三：「以是之故廣說是經」，此是未種者令種也；「若有眾生」下，是已種令熟也；「無量眾生」下，是已熟者令脫。悉如文。此消文大好。

從「南無寶華」下，是第四歸敬文也。佛說一切眾經，初皆歸敬，而譯人略之。諸論初亦先歸敬。此文是說竟歸依三寶，在文可尋也。◎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五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六

隋天台智者大師說

門人灌頂錄

◎

釋正論品

正論者，正名為聖。聖有二種：一世聖、二出世聖。論名覈實，一覈事實、二覈理實。此品是先王舊法，世世相傳。先王傳力尊相，力尊相傳於信相，信相又傳其子，其子又傳於後世。世世正聖、世世善實，即是先王之法言，亦是世界悉檀立名，名〈正論品〉。王行此法，法律相應，陰陽以之調、日月以之順、百穀以之豐、萬民以之樂、社稷以之安、治化以之美，即是民用和睦上下無怨，亦是為人悉檀立名，名〈正論品。王用此法外敵不敢謀。內姦不敢驚。妖星不敢現〉。惡虹不敢行、暴風不敢動、疾雨不敢零，是則禍亂不作、災害不生，亦是對治悉檀立名，名〈正論品〉。此之世善本金光明，從金光明出此正論，善用此正論，天宮天身以之光明、天力天威以之增長、天心為之倍樂、天之法味為之倍更深遠，即是先王之至德要道，亦是第一義悉檀立名，名〈正論品〉也。

此文是流通中第二意，明人王弘經感通冥聖，天王佐助善政興隆。文為二：一長行說事本、二偈頌說正論。長行中對告地神說昔尊相，如文。偈有八十二行，文為四：初二行半集眾；次三行半發問；次一行結問開答；後七十五行梵天答，即說正論也。集眾文為三：初一行是佛敘尊相欲為天子，說先王本法；次一行佛敘尊相誡聽；次半行明說論處所。次四王發四問：一問云何呼人為天；二問非天所生而名天子；三問處王宮殿何故名天；四問以人法治世那得名天。次一行成前起後，可見(云云)。問既有四，答亦為四：一答天護其入胎，雖是人子而稱天子。三十三天各分己德，雖是於人而稱為天。雖處人宮殿，用天律治世，雖是人主而稱為天。雖是人法治世，令眾生行善多生天上，以因中說果故稱為天。從「汝今雖以」下，是梵答。文為二：初十行半略答、後六十四行半廣答。略中有四：初一行半許答、次「因集業故」一行略舉昔因今果答其問王義、次五行舉三義答其問天義、次三行舉三義重答問王義。答天舉三義者，未入胎、入胎分、德力加是也。以護胎故稱為天子，答第二問也。以分德故有其天德，故稱為天，答第一問也。神力所

加，修善遮惡，後必生天。因中說果，故稱為天。答第三第四正法治世名為天問也。答「半名為天」三義竟。從「半名人王」已下，答有三義，故稱半為王。一名執樂者，樂由於王，王執此樂使天下和平，五日一風、十日一雨，老者擊壤、小騎竹馬，誰不歸德？故執樂者名王。二者遮惡，為民除害，天不亢旱、地不洪流、草不折傷、民無疾癘者，誰不歸德？故遮惡名王。三父母者，誨示禍福、導語善惡，制禮作樂而民知禁，誰不歸德？故父母名之為王。能為民下作父母，故諸天護之，名為天子。以遮惡不起，諸天分德，名之為天。以執樂故，因中說果，復名為天。非但半名人王義成，半名為天三義亦顯。從「若有惡事」下三十九行三句，廣明非法不得名天不得名王。六義俱失，三十三天各生瞋恨，是天不護，不護故非天子。是諸天王各相謂言，是天不分德，不分德故不得名天。捨遠善法增長惡法則無天因，寧得因中說果歎人為天也。生大愁苦者，無執樂義。疾疫流遍，無遮惡義。縱惡不顧善，無父母義(云云)。從「當正治罪」下二十四行三句，更廣說六義。當正治罪，即父母義。諸天護持，即天子義。以滅惡法，即魁膾義。魁膾名典軍，遮制惡鬼。鬼畏典軍，不敢亂行也。修習善法，即執樂義。應各為說，即示因果義。諸天，即分德義。還以六義消文，皆可尋(云云)。此中應明觀義，自思之(云云)。問：金光明是正論本，其意云何？天者即法性金也，法性作依止，故言天護。分德者即光也，報身與法性冥，即是分德也。神力所加者，即明也(云云)。又父母者即金也，法性為父母故；遮惡即光也；執樂即明也。以此為本，故能正論爾。如半名人王半名為天為世間正論，半名出世間正論。本末相關，即此意也。

釋善集品

此轉輪王集眾善法，如海導師。善海無涯，六度則攝。六度又廣，二度略攝，謂檀與智。提如意殊捨四大地，滿中珍寶以用布施，即集檀行也。合掌而立，請寶冥尊者宣揚顯說是金光明，即集智行也。檀智既然，餘法亦爾。從行得名，故稱〈善集品〉也。此六度不同，是世界悉檀集善也；修於五度，是為人集善也；修於智度，是對治集善也；皆波羅蜜，是第一義集善也。從此四集得名，故言〈善集品〉。此品是第二人王弘經。上明世間正見感動天地，此明出世正見感動賢聖(云云)。文為二：初對告地神、二以偈說。偈有六十四行半，分為二：初四行通，明因地行檀；次六十行半別，名善集施財施法。別為六：一六行半明事本、二十一行半明聖王請法、三十九行半明尊者宣揚、四十行半明輪王行施、五二行結會古

今、六十行半引因果以證以勸，悉如文。就此品論金光明者，善集波羅蜜，金也；集般若，光也；集五度，明也。就寶冥論者，在一窟中，金也；面如滿月，光也；讀誦如是經，明也。就二人作者，在窟中，金也；許為王說，光也；王提如意珠雨四天下珍寶，明也。

釋鬼神品

鬼字訓歸，又云畏也。報多怖畏，如阿修羅(云云)。又云威也，能令他畏其威也。神者能也，大力者能移山填海，小力者能隱顯變化。此品通列一切天龍江海日月諸神。上已天題品竟，無容再出。雖通列諸道，而鬼神文多，從多故以之題品。此品是第三，一切天龍鬼神、天靈地祇咸皆發誓溥遍弘宣以勸流通。文為二：一長行、二偈頌。長行中，先舉事別、次圓供養。事別者，佛從慈悲中起受供養者，蓋應佛也。佛從如中起覺智，智與如合者，報佛也。一切法悉是諸佛行處者，法佛也。作如此解者，三佛歷別。若修事之供養，供養亦別也。圓供養者，勸聽經。聽經是法之供養，諸供養中最為第一，第一供養者供養一切佛。能說文字是應佛、能詮是報佛、所詮是法佛，能敬文字即敬三佛，亦是敬三世佛。諸佛從此生，故供養文字即供養一切諸佛(云云)。又別時重聞更記之。長行舉四願欲而作一勸。若欲知佛行處，行處者即如如境，法佛也。欲知者，知是如如智，報佛也。能聽此經，此經即文字，文字即應佛也。能聽者，隨順佛教即法供養，法供養即妙供養也。聽經能生覺智，覺智生故，即是佛受供養也。聽經一事具諸願欲，祇圓一事具別諸事也。

偈有一百二行半，分為六：一從「若欲供養」下十一行，頌上長行祇能聽經，即是舉圓妙以勸修。二從「隨所至處」下三行半，舉聽經即能禳災以勸修。三從「於說法處」下六行，舉聽經致靈瑞以勸修。四從「威德相貌」下五行半，舉祇聽經有威力以勸修。五從「大梵天王」下四十九行半，舉聽經能致天龍鬼神以勸修。六從「於諸眾生」下二十七行，舉祇聽經能令國土安樂以勸修(云云)。

蠱道者，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虔伽陀，漢言善品，主蠱毒也。摩醯首羅，餘經翻為大自在，《灌頂經》翻為威靈帝。摩尼跋陀，翻為威伏行。富那跋陀，翻為集至成。金毘羅，翻為威如王。賓頭盧伽，翻為立不動。車鉢羅婆，翻為忍得脫。曇摩跋羅，翻為學帝王。摩竭婆羅，翻為除曲心。繡利蜜多，翻為有功勳。勒那翅奢，翻為調和平。劍摩舍帝，翻為伏眾根。奢羅蜜帝，翻為獨處快。醯摩跋陀，翻應舍主。薩多琦梨，翻大力天。波利羅睺，翻勇猛進。

毘摩質多，翻為高遠。睒摩利子，翻英雄德。波訶梨子，翻威武盛。佉羅騫馱，翻吼如雷。鳩羅擅提，翻戰無敵。脫因者，脫業障也。脫果者，脫報障也。度諸有者，脫煩惱障也。

釋授記品

有四種授記，今是二種(云云)。授者與也，記者記成道事也。此中授三大士、一萬諸天當來成佛事，故言授記。亦名授莂，亦名授決。授劫國數量名為莂，審實不虛名為決。從佛所與名為授，從其所得名為受。此中從佛所與，故言授記。此是流通中第四意，舉昔行經之因，方成圓極之果，證弘護不虛，以勸流通也。文為二：一與記、二疑記。與記為二：一與三大士記、二與十千天記。與三大士記又二：一同緣者集、二正與記。世界轉名淨幢者，應論四句，此中是其一也。十千記又二：一聞經生解、二正與記(云云)。
從「爾時道場」下，是第二疑記。又二：一疑問、二佛答。疑者，夫移山填海非一日之功，菩提極果積行方剋。忉利暫下，無久聽之勞，不聞往昔有難思之行，行淺記深，是故疑惑。如餘菩薩者，六度菩薩引錐指地無非捨身命處，戒忍禪智滿三僧祇。若通教菩薩從假入空非止一世修行，從空入假動逾塵劫。若別教菩薩直行一行，動經無量阿僧祇劫，況復遍行眾行。量不可數尚不獲記，少時聞經而得斯決。時眾咸疑，故樹神發問也。佛答為二：一舉現行、二舉遠緣。現行者，捨天宮樂故來聽經，聞三大士獲菩提記，我昔本誓與其法食，三事和合故與其記也。此意證成〈鬼神品〉初以妙供養供養三世諸佛，及欲得知諸佛行處，決定至心聽此妙典。雖有此旨未見其人，今此十千即其人也。聞記當果，果必有因，因金光明生殷重心起功德身，心無垢累起般若身，猶如虛空起於法身，一心中聽三德圓成。復有無量功德說不可盡，此不得記，記與誰乎？證聽功德意在於此。以隨相修指今現行，行隨實相而修也。有妙善根，指於遠緣也。遠緣實相而種善根也。從「亦以過去」下，是舉遠緣答也。文為二：一略、二廣。此中少文是略，〈除病〉、〈流水〉兩品是廣答也。

釋除病品

廣答遠緣，由醫王救疾，故言〈除病品〉。通取後〈流水品〉。文為五：一緣本、二遠緣、三近緣、四結緣、五會緣。從「佛告樹神」下明緣本，如文。從「像法中」下明遠緣。遠緣為六：一明父、二生子、三國人遇病、四其子請、五父為說、六知已遍治。

子請為三：一見人遇病、二思惟、三正問。問為四：初一偈問四大增損、二問飲食犯觸、三問治病醫方、四問病動時節。身火不滅者，食飽熱病慚息，食消熱復更生，故言身火不滅也。水過肺病者，水多則損肺，即是痰病也。

父醫還答四問，初六行答四大增損、二一行半答飲食犯觸、三二行答病動時節、四八行半答治病方。就六行中，分二：初一行是佛敘父醫欲答爾、次五行正答時節。時節有二：一俗法四時，謂春夏秋冬，冬為歲末、春為歲始。而初言夏者，或可趣作此言、或可答問正是於夏。三三而說者，一時三月，謂孟、仲、季。四時，即十二月也。若依佛說法，一歲三時，謂冬、春、夏，夏為歲末、冬為歲始。何故爾？為破諸弟子著常，為開安居迦提月，故沒秋時爾。佛法三時，亦是三三說也。若二二說足滿六時者，依俗法四時，時本二月，土寄四季各十八日，本之二月只是陰陽二月。一時唯有陰陽二月，合成六時。正月二月是木王時，四月五月是火王時，七月八月是金王時，十月十一月是水王時，臘月三月是陽土寄王，六月九月是陰土寄王。欲論本月亦二二說，若論土寄王亦二二說，故言足滿六時也。若依佛法解二二說者，佛法有三時，時有四月，各有初分後分。後臘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五日，此初分春時；從二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五日，此二月春後分。從四月十六至六月十五日，此二月是夏時初分；從六月十六至八月十五，此是夏後分。從八月十六至十月十五，此二月是冬時初分；從十月十六至臘月十五，此二月是冬後分，故言若二二說足滿六時也。又云：正月三月是陽月，二月四月是陰月，五月七月是陽月，六月八月是陰月，九月十一月是陽月，十月臘月是陰月，故言若二二說足滿六時。三三本攝依俗法者，正月是春分本月，攝後兩月悉屬春分；四月為夏本月，攝後兩月悉屬夏分；七月為秋本月，攝後兩月悉屬秋分；十月為冬本月，攝後兩月悉屬冬分，三三本攝也。又云：正月二月正是春時，木於中王，土寄三月，攝屬春時；四月五月正是夏時，火於中王，土寄六月，攝屬夏時；七月八月正是秋時，金於中王，土寄九月，攝屬秋時；十月十一月正是冬時，水於中王，土寄臘月，攝屬冬時。土寄四季正時為本，各三月並攝於土，故言三三本攝，主攝於客，客是土也。依佛法言三三本攝者，本時各三月，既廢秋時，以秋之三月各配入三時，時則四月。論本則三，論攝則一，故言三三本攝也。問：四時各有三月，此是四三本攝，何謂三三本攝？答：三為一數，以三而數，故言三三為本爾。隨是時節消息者，時如上說，或四或三或二或攝等種種不同，隨時以意消息斟酌去取。若依佛法無秋時，而言秋時發病。此云何釋？從八月半已還，隨俗名秋，而夏時攝。八月下半以去，隨俗名秋，冬時攝。隨時消息者，二法之

間而斟酌也。代謝增損者，春動肝病此可治，春動脾病此難治。夏動心病此可治，夏動肺病此難治。夏末冬初，於秋分中動肺病此可治，若動肝病此難治。冬動腎病此可治，若動心病此則難治。論四時增損，大略如此。問：四時皆動病，何故去秋時？解此為二：一為破保常。秋時萬物結實，人計為常為樂。為破此著，故去秋時，佛為弟子保常心多故也。二者為開後安居立迦提月。安居本名坐夏，八月半內已還若是秋時，便是坐秋。為此義故，故廢秋時爾。從「有善醫師」下一行半答犯觸。犯觸有六：一多坐、二多眠，此二多致痰，宜多行猗散之。三多行、四多猗、五多語，生風病，宜多眠治之。六多淫，生一切病，即等分病也。若火少，痰多。若火多，即熱壯。若風多，吹火成熱病。若風多，吹痰成冷病。三事若等，無病。飲食得病者，亦有六：一過量食；二少食不足而止；三過飢食；四逆時食，未飢強與也；五妨食，如食肉、飲生乳使人癩；六不曾 食而強食，如南人飲漿、北人飲蜜，若菜和蜜令不結男，猪膏煎白鷺肉令人癩。若患熱而飲酒，食小麥、生牛肉，令人失明吐血痢血。若病痰而食甜肥醎酸，令人[口*束]鼻多汁，又癊痢也。六大者是六腑，大腸、小腸、膽、胃、三焦、兩膀胱也。從「多風病者」下二行答病起時節。四月五月是風生時，六月七月是風起時，八月九月是風滅時。六月七月是熱生時，八月九月是熱起時，十月至正月是熱滅時。八月九月等分生時，十月十一月是等分起時，十二月正月是等分滅時。十月至正月是痰生時，二月三月是痰起時，四月至七月是痰滅時。痰是水，病肺也。夏日動風者，夏日毛孔開通，外風得入內風動也。熱病秋動者，毛孔閉塞，熱伏於內不得行故成病。等分冬動者，春時動水肺病不差；至夏復動風，風病不差；至秋復動熱，熱病不差；至冬俱動一切病故也。二月三月是痰起損肺，肺病動也。從「有風病者」下八行半答治病方。文為三：初二行半未病前以藥防、次二行明正以藥治、後四行病退以藥補。風病夏服肥膩醎酸熱食者，夏月毛孔開通，具以肥膩潤塞之，令風不得入。醎酢性熱能消水，令體堅實，治於風虛。熱食流汗，引風令出，又治虛冷，風不得進。冷甜是酥乳等，能治熱也。等分冬服甜酢等，除風也。肺病服肥膩塞毛孔，令水不得入。熱能焦，水宣通，故能治肺病也。飽食發肺病，食既多則腸胃 盈滿，故發肺也。食消發熱者，如食沃潤則熱病伏，食消無潤熱病起也。消已虛疎，風氣入體，故發風也。風疎補酥膩，醎除風、甜除熱，肺帶風水，宜吐也。此中消文，出真諦三藏疏中。
從「善女天」下，是第六知已遍治。文為二：一病輕聞說即差、二病重服藥方除(云云)。

觀心者，三毒等分是內病也。數息、不淨、慈心、因緣是法藥。宜聞法藥得悟者，信行人病差也。作觀研心得悟者，法行人病差也。眼是春時、舌是夏時、鼻是秋時、耳是冬時，身是四季，攝屬諸時。妙好五欲增貪病、麁惡五欲損貪病，妙好五欲損瞋病、麁惡五欲增瞋病，平平五欲增癡病、違順五欲損癡病，總三種五欲增覺觀病、偏動三種五欲損覺觀病，是為增損之相也。犯觸者，違情犯瞋、順情犯貪、不違不順犯癡，總三犯覺觀。慢時即發瞋、求須時即發貪、僻解時即發癡、放逸時即發覺觀。慈心治瞋，不淨治貪，因緣治癡，數息治覺觀(云云)。◎
◎

釋流水品

文云「一能流水，二能與水。」與水者，與安樂水也，一世安樂、二出世安樂。世安樂者，如象負水濟彼枯魚是也。出世安樂者，如發誓言：「於未來世當施法食、與菩提記」是也。流水者，流除苦惱水也，一果報苦惱、二業因苦惱。流除果報苦惱，如治諸病人、救彼渴魚是也。流除業因苦惱者，授三歸、說十二因緣、讚佛十號是也。請父求方，欲成流水之義。從王借象，欲成與水之義。既有二能，那單以「流水」題品？文中既彰與水之義，題品須安「流水」之名。不煩於文，二義雙顯，出經者之巧，為若此也。長者者，如《法華疏》中十種長者義也。子者，持水之子，故言子也。此文是斷疑中第三，結緣之近由。近由又二：一弄引、二正近由。弄引又二：一行恩布德、二國人稱美，並如文。近由又三：一明眷屬、二見魚之緣、三正救魚，如文。
從「未來之世當施法食」下，是第四正結緣。又為四：一發誓願、二思惟說法、三正說法、四魚改報生天酬恩供養。就魚報恩，文為四：一魚改報生天、二天酬恩而下地、三王見光問瑞、四長者徵教而定答，如文。報恩有二義：一事、二理。事者，真珠四邊報水、飲食、因緣、十號等四種澤也。理者，準《涅槃》文云「施食令他得命表常，令他得樂是故得涅槃，令他得悟是故成自在我，如法求財是故得淨。」用四十千報常樂我淨之恩也。
第五結會古今者，昔佛疑魚數，樹神定判十千。今神疑行淺記深，佛為說妙因緣。今昔相關，是故結會也。

釋捨身品

捨義甚多，財位、壽命，獨以身當名耶？此從正要得名。受者須身，餘則非要。施者正捨身，餘旁捨爾，故言〈捨身品〉。文為四：一問、二答、三眾得益、四結成。問者，上聞大士治病救魚，實為曠濟小人小蟲，得二世益。時眾願聞，亡身殞命感深契極之事。行苦而果樂，可得聞耶？是故請問。佛答為二：一敘緣起、二正明捨身。緣起為十：一地塔涌、二大眾生疑、三佛起禮、四樹神問禮、五佛答禮、六命阿難取、七阿難述骨狀、八命示大眾、九奉命取示、十佛勸眾禮，皆如文。從「過去有王」下，是正捨身。文為二：一長行、二偈頌。長行為四：一明本眷屬、二捨身方便、三正捨身、四捨後悲戀。就本眷屬為五：一明本眷屬。摩訶羅陀，此翻大無罪。《文殊問經》云「羅陀翻為中」。摩訶波那羅，或云此翻大度(未詳)。摩訶提婆，此言大天。摩訶薩埵，此翻大心。二游行。三各述相。四見產虎。五各陳觀見。從「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」下，是捨身方便。方便為二：初述觀解、二起誓願，願行相扶。適產七日者，見虎子頭上有七點，知已七日，出《山海經》也。又云：七日眼開。又七日不食必死，虎兒垂死，知是七日。或云：鬼神示悟，如樹神數魚。正捨身為二：一捨身、二感動天地。捨身後眷屬愁苦，先兩兄愁惱各說偈共向捨所、次父母愁苦。偈九十三行，為三：初二行通明昔行、次別頌長行、三結會。初如文。「我念宿命」下別頌長行，四行頌上本眷屬。上有述相陳觀，今不頌，餘皆頌。從「時勝大士」下二行，頌上捨身方便，不頌發誓。從「即上高山」下，頌上正捨身感動也。從「是時二兄」下，頌上捨身後，眷屬愁苦。從「是時王子」下，頌上父母愁苦。從「佛告樹神」下，第三結會。結會為三：一結會人、二結會塔、三結會誓願。「說是經時」下，大眾所益也。「樹神是名禮塔」下，第四是結問意。

釋讚佛品

此品從能所得名，能讚是三番菩薩、所讚是一佛世尊，能所合標，故言〈讚佛品〉。私謂三番菩薩是能讚、一佛是所讚，一佛是能讚、三番是所讚，三番是當佛、一佛是現佛。通而為言，皆是能讚皆是佛，故言〈讚佛品〉。次第者，因前十七品故有今品。何者？〈序品〉敘大體，如來遊於無量甚深法性，窮源極邊。〈壽量品〉極果冥深，合廣能起大用。〈懺品〉勸菩薩若欲修學，當如〈懺品〉滅惡。〈讚品〉生善，〈空品〉導成。〈四王〉至〈散脂〉誓願流通，說請者之功德。〈正論〉至〈善集〉明說者之功德。〈鬼神〉至〈流水〉說聽者之功德。〈捨身〉明行者之功德。如是等利

益出現世者，皆是如來大體大智大用金光明力。既善始令終，初中後竟，故諸菩薩等以讚讚佛，稱揚教及教主，故言〈讚佛品〉。此文為二：一經家敘陳列讚眾。從此至彼金寶蓋剎施三業供養，投地是身、同聲是口，口身共暢意業也。二正說偈，合六十五行半。文為三：一二十行諸菩薩說、二十七行信相說、三二十八行半樹神說(云云)。私謂其文有四：前三是能讚、後一是所讚。所讚又是能讚，能讚又是所讚，故文云「佛從三昧起，以微妙音而讚歎言：『善哉善哉，樹神善女! 汝於今日快說是言。』」豈非所讚讚能讚？其文既明，不須惑也。又是印成三番菩薩讚教，從〈序品〉已來快說如來果地大體大智大用，菩薩修因也。上文有佛禮舍利，即果身禮因身也。今文有佛讚大懺大讚、能請能說、能聽能行，皆是快說也，當知快說是果讚因菩薩也。即果口讚因口，其義孱然；果意讚因意，任運例成也(云云)。問：佛何處入定，此云從三昧起？答：初將說經，佛遊甚深法性。今說將竟，故從三昧起。此經首尾皆在法性中說，其文甚明。若作入法性者，法性自在，四佛五佛同處各處、共見異見、四來四去，一住一在隨人所覩皆無障礙也。

觀心者，諸菩薩三業讚佛，三業事可解。三觀心者，觀身不得身，身空但有名字。名字無量，或捨身名檀，乃至身空名智慧。六度十度、八萬塵沙法門，名字即空。說空不定空、假非定假，非空非有即顯中道。三觀宛然，事理六法皆悉具足。若無觀慧，事亦不成。例如三衣六物，若解其意，三六俱成；若不解者，非但無六，三亦不成。觀心亦爾，若得理觀，六觀六成；若不得意，既無理觀，事觀亦不成。無六亦無三，此之謂也。此大好甚廣云云。

金光明經文句卷第六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